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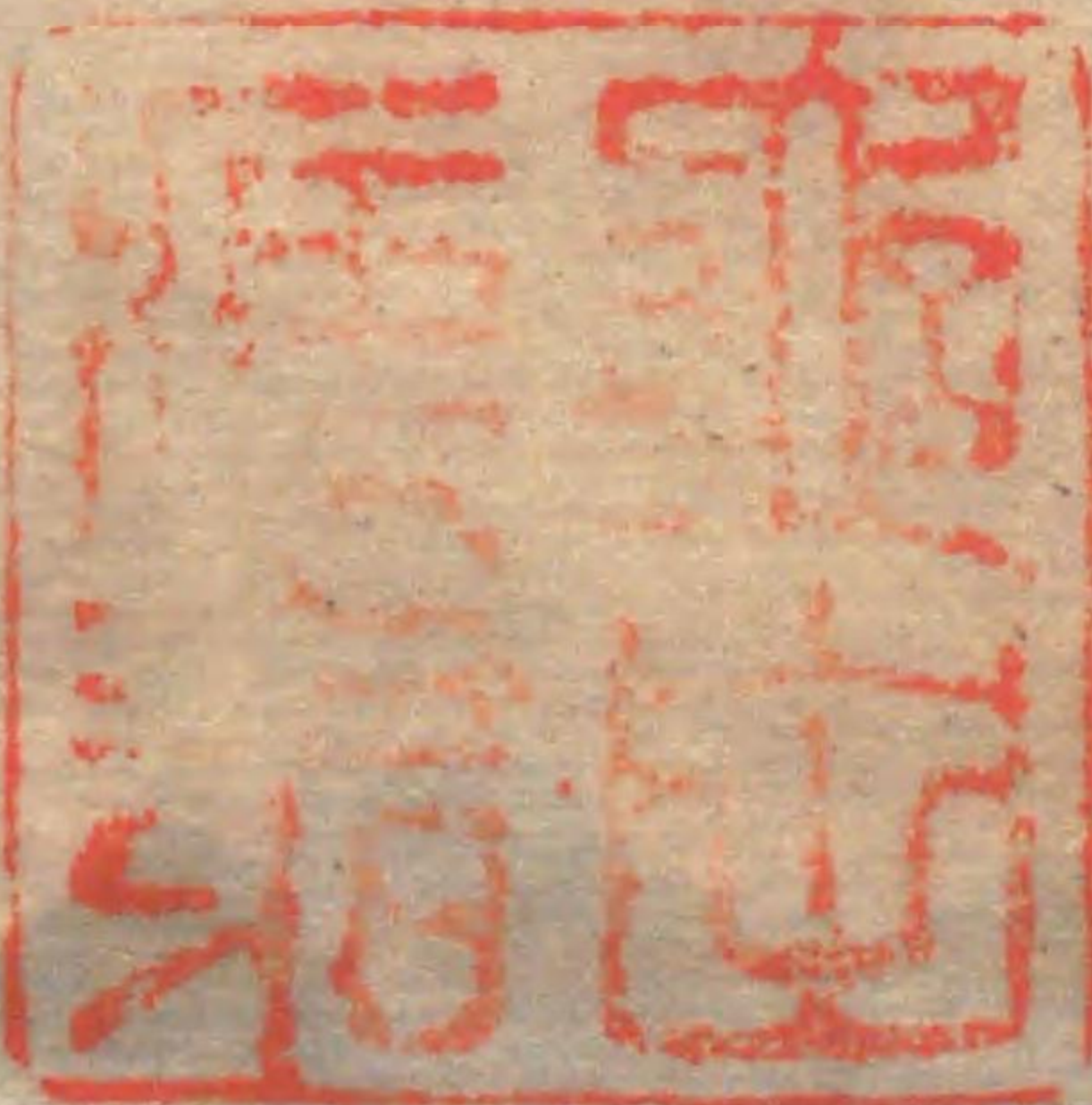
第十三册

222.03
Si229Rs
MR KW

~~222.03~~
~~Si229Rs~~
~~MR KW~~



222.03
S1229R6
RH



209922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一

越世家第十一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崑山歸有光評點
桐城方苞增評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

正義曰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

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

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正義曰輿地志云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爲子

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

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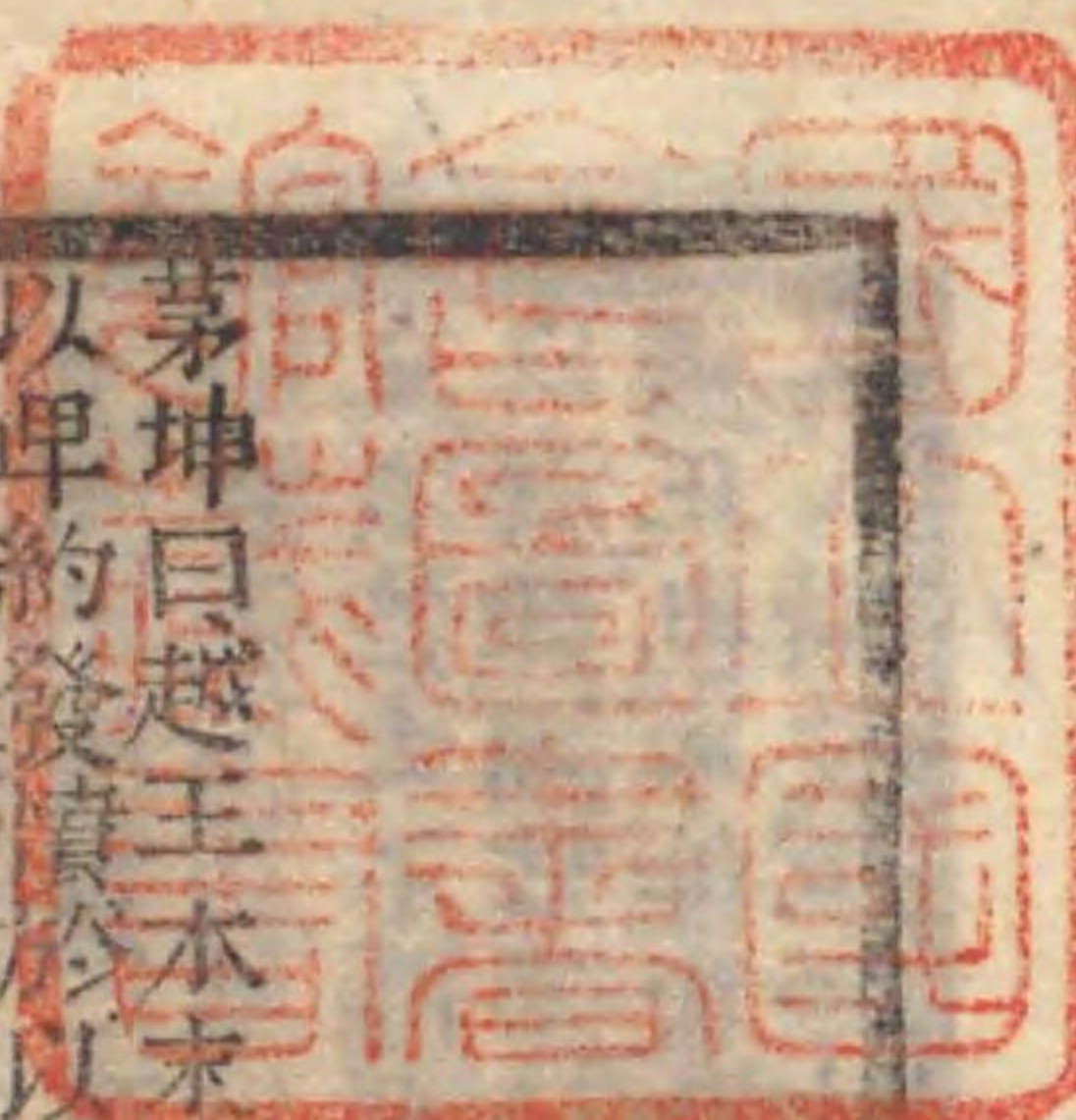
吳師敗於檣李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檣李城索隱曰事在左傳魯定公十四年射傷吳王闔廬闔廬

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

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

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

附載於後非常法



茅坤曰越王本末以卑約發憤於以亡吳而伯諸侯情事多悽惋充疆不足道而范蠡事子疑三易名侯時逐利者妄也殆功成而身退大約子房者流託赤松以自逃耳

按越國不與諸侯會盟故不能譜世系

世無所考子孫事亦甚畧實傳體也范蠡諫吳霸越具見勾踐語中其浮海以後事又不足別立傳而史公惜其奇故用合傳體附載於後非常法

也

按越絕書云天貴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地貴定傾定傾者言地之長生丘陵平均無不得宜人貴節事節事者言王者以下公卿大夫當調陰陽和順天下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盡其忠信從其政教謂之節事

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索隱曰夫音符椒音焦本又作秋音洒小反賈逵云地名國語云敗之五湖則杜預云在椒山為非事具哀公元年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杜預曰會稽山也索隱曰鄒諶云保山曰棲猶鳥棲於木以避害也故六韜曰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

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

正義曰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侷僂負俗又種之必來謁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

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對曰持滿者與天章昭曰與天法不溢索隱曰與天與也言持

定傾者與人盧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索隱曰人主有定傾之功故人與之節

事者以地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窮不可彊成索隱曰國語以作與此以亦

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韋昭曰市利也謂委管箝屬國家以身隨之正義曰卑作言辭厚遺珍寶不

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索隱曰大夫官種名

君王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

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

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

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索隱曰問音紀閑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

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索隱曰國語云越飾美女嚭受乃見大夫種於

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

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索隱曰言

觸戰或有能當吳兵者故國語作觸觸亦相當對之

名又下云無乃傷君王之所愛乎是有當則傷也

託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

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

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

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

繫夏臺文王囚姜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此

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

增補史記平本

卷四十一

越世家

二鳳文館藏

增補史記平本

卷四十一

越世家

二鳳文館藏

銳卒盡於齊楚骨
肉戕于爭王而晉
以江東子弟一卷
而盛之姑蘇之山
禹穴爭光江濤鼓
氣天子致詐諸侯
推霸何其盛也向
使其死于會稽與
草木同朽腐耳又
未能揚眉一時旺
氣東南而照耀千
古者哉
按吳越春秋云
越王念復吳仇
非一旦也苦身
勞心夜以接日
目臥則攻之以
蓼足寒則漬之
以水冬常抱冰
夏還握火愁心
苦志懸膽於戶
出入嘗之不絕
於口
按道應訓云老
子曰柔之勝剛
也弱之勝強也

膽於坐坐臥即仰瞻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
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
貧弔死徐廣曰弔一作葬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
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
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索隱曰越大夫也一
國語作諸稽郢
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
夫逢同諫曰索隱曰逢姓同名國新流凶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
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鷺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
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
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
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
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
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癩也索隱曰疥
癩音介敷願王釋齊先

天下莫不知而
莫之能行越王
親之故伯中國
陳寔曰按吳越春
秋吳越罷歸勾
踐與妻入朝于吳
留之踰三年乃行
賂始得釋歸歸而
苦身修政求報于
吳史記不言是前
書晚出史遷不及
見耳

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索隱曰在魯
哀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索隱曰
國惠子

按吳越春秋云
逢同日猛獸將
擊必餌毛帖伏
鷺鳥將搏必早
飛我翼聖人將
動必順辭和衆
聖人之謀不可
見其象不可知
其情臨事而伐
故前無剽過之
兵後无伏襲之
患

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
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上其事請貸吳
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
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
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
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
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
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鏃劍以自殺子胥大
笑曰我令而父霸索隱曰而汝
也父闔廬也我又立若索隱曰若
亦汝也若初欲分吳國

瘥息淺切與癡
同索隱音介敷
夫得見乃盛以賜
夷投之于江也

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索隱曰國語云吳
王愠曰孤不使大

增補口已平水
越世家
三

可疑。按說施云越飢

夫飢越之福也

而吳之禍也夫

吳國甚富而財

有餘其君好弟

而不思後患若

我甲辭重弊以

請羅於吳吳必

與我與我則吳

可取也越王從

之吳將與之子

胥諫曰夫吳越

接地隣境道易

人通仇讐敵戰

之國也非吳有

越越必有吳不

知因而攻之是

固先王闔廬之

所以伯也吳王

曰吾聞義兵不

取服仁人不以

餓飢而攻之遂

與羅三年吳亦

飢請羅于越越

王不與而攻之

遂滅吳

陳寔曰按勾踐發

習流二千索隱註

云流放之罪人使

之習戰任為卒伍

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

索隱曰在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

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

索隱曰謂常所教練之兵也故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也

教士四萬人

六千人

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

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

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

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

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

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

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

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

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

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

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

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

執事

使者去不者且得罪

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

甬東君百家

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

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

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

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

歸吳所侵宋地

增補史記評林

卷四十一

越世家

四

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增前離子曰越王燕群臣而言吳王夫差之臣也以殺子胥故郡臣未應大夫子余起而言曰臣嘗之東海矣東海之若游于青渚禹姜會禹介鱗之從者以班見變出驚延頸而嘆曰吾爾何咲豔曰吾咲爾之踏躍而愛爾之踏也愛曰我之踏躍不猶爾之踏乎且我之用一而爾用四四猶不爾持也而咲我乎故跋之則龐其所曳之則毀其腹終日匍匐所行幾許爾胡不自憂而

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索隱曰越在蠻夷少康之後地遠國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國國史既微略無世系故紀年稱爲於吳子據此文勾踐平吳之後周元王始命爲伯後遂僭而稱也范蠡遂去自齊遣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徐廣曰殺一作郊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譏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遺敵累豪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榮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疆其諛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利兵以承其弊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索隱曰紀年云不壽立十年子王翁立王翁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索隱曰紀年云不壽立十年子王翁立王翁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索隱曰紀年云不壽立十年子王翁立王翁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索隱曰紀年云不壽立十年

愛我也今王殺大夫種而走范蠡四方之士掉首不敢南顧越無人矣臣恐諸侯之咲王者在後也王默然

得罪國語作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

韓愈曰勾踐奮鳥棲之勢甲鼠竄之息竟能焚姑蘇焉夫差方行淮泗之上以受東諸侯之朝范蠡文種有其力也既有其力則宜閉雷霆藏風雲截斷三江北開四方高提伯王之器大弘夏禹之烈使天下徘徊知越有久矣奈何反未及國則背君而去既有人有臣君之智

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索隱曰蓋無韻之弟也音其良反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正義曰葉式涉反今許州葉縣陽翟河陽翟縣也二邑此時屬韓與楚犬牙交境韓若伐楚恐二邑爲楚所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正義曰陳今陳州也上蔡今豫州上蔡縣也二邑此時屬魏與楚犬牙交境魏若伐楚恐二國爲楚所危也故二晉之事越也正義曰言韓魏與楚隣今今越合於二晉而伐楚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徐廣曰效猶見也何也正義曰從不至已下此是齊使者重難越王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正義曰頓刃築營壘也接兵戰也魏始服乎言長秦齊而故事越也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營地以聚常郊之境索隱曰南陽在齊之西界晉之西也常邑名蓋田文所封之邑郊故郊國二邑皆齊之南地則方城之外不南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外謂許州豫州等音魏兵在大梁之下楚方城之兵不得南伐越也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鄴宋胡之地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索隱曰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南是也宋胡作宗胡宗胡邑名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預云汝陰縣

而無事君之義明矣其所由移文種之書亦由孫勾踐之劍也勾踐何過哉

高義曰用其三是遺之好美以榮其志也吳受越寶器是已貴其諛臣使幸詔是已豎甲利兵以乘其弊也緒兵二十二年而伐吳是已

按吳越春秋云文種仰天嘆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又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劍而死

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以至無假之關者徐廣曰無

三千七百里

正義曰按無假之關當在江南長沙之西北也言從曲沃於中至漢中邑巫黔中千餘里不備秦魯也

景翠之軍

北聚魯齊南陽

正義曰魯兗州也齊密州也南陽南至泗上也南陽鄧州也時屬韓也言楚又備此三國也公散有大此者乎

分有大此

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一二五

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離龐

長沙

正義曰復扶富反言令越北欲鬪晉楚南復離敵楚之四邑龐長沙竟陵澤也龐長沙出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窺兵西通

楚之粟也竟澤

陵楚之材也

索隱曰劉氏曰復者發語之聲非也言發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是脫况字耳離當作離鱗邑名字訛耳則離龐長沙是三邑也竟澤陵當為竟陵澤

上貢事於郢矣

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敵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

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

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

州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索隱曰按紀年魯子無疆薨後十年楚而越以此

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正義曰今台州服朝

臨海縣是也

揚傳曰齊使亦奇略戰國策士亦何多陳軫蘇秦之外猶有不知者而雄辯若此者方九敘曰齊使說越王辭不下蘇張輩惜失其名余有丁曰按問何必以得晉為重義觀下文自明正義解讀方苞曰楚詞哀郢過夏首而西涉夏路以左即夏首以西也自商於至夏首皆近秦地按無假之關當在江南長沙之西北也按楚兵聚移此三國分散無大于此者南陽屬韓

增補史記

按江南浙江之南台溫等州是

按此下附見范蠡

按太史公屈范蠡於貨殖傳而功名則附之越世家蘇子由撰之世家參之吳越春秋作種蠡傳補史遷之不

及矣。光緒曰按文公水調歌頭有云鴟夷子成伯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烟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豈亦感末事而有取於鴟夷子皮耶

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

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事越王勾踐太史公曰素王妙論曰蠡南陽人列仙傳云蠡

徐人。正義曰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戶人也越絕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在陶為朱公又云居楚曰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曆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伍子胥以是按方矢于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成之伍子胥在自餘不能聞其詞蠡曰吳越之邦同風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彼為彼我為我及越王常與言盡日方去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

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

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

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及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

奉邑索隱曰國語云乃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之地奉音扶用及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

皮耕于海畔索隱曰范蠡自謂也蓋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令蠡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

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

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正義曰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三十五里止此山之陽也今山南五里猶有朱公冢以為

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

致貲累巨萬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

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

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匹長

蘇軾曰范蠡知勾踐可與共患難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奔之浮江湖如去仇讐是以君臣免于惡名可不謂賢哉

汪道昆曰范蠡佐勾踐平吳吳平而蠡遁張良佐高帝滅楚楚滅而良行辟之鳳麟之在郊

可泰而擾之直與雅免伍耶

黃省曾曰范蠡逃誅于泛海留侯拒禍于訪松是亦滌羹完指而虎口求生也

按淮南子言簡公專任宰相故使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史稱蠡自謂鴟夷

子皮為齊相然則蠶相齊之後又為田常謀事成乃去耳何孟春曰按黃東退從齊徒楚復皆顯名於天下材識卓卓出春秋戰國之上向使不以致產自見而退逸山林豈不誠有道之士耶雖然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郊終者蠶一人耳張孟談為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於負親之丘可與蠶五湖同風何良俊曰范蠡列在貨殖傳本傳只載貨殖事若伯越諸謀畫與越事相聯者則附見越世家其救中子殺八事亦附其居此

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索隱曰代非莊周也然驗其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正義曰年表云周元王四年越滅吳范蠡遂去齊歸定陶後遺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王同時從周元王四年至齊宣王元年一百三十年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章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

皆太史公作史法也楊慎曰此事甚奇文又奇可與文君夜奔高祖還沛二節並觀

按叙朱公遣長男與莊生戒長男兩語皆暗伏後案

按揣摩莊生本意而即捕以告婦之言又即以長男之意接下此叙事議論相問成文處

問成文處○郁離子曰或稱賈人重財輕命始吾不信乃今知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人子可陷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此陶朱

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權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三品之來古而然矣嗣謂楚之三錢賈章之說近之楚貴人警告朱公長男

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赦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

宋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弃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

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

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

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

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

增補史記評本

卷四十一

越世家

八

鳳文館藏

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

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

陳文燭曰夫莊生非素善陶朱公

富乘堅驅良逐狡兔徐廣曰狡一作郊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

故蓋為兒子所賣

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竟內朱公少子於死地語曰犬德不恤小節莊生其固

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

聞此義乎史遷謂其雖居窮閭然以

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張華曰陶朱公家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也○正義曰威弘之荆州記云荆州華容縣西有陶朱公冢樹碑云

廉直聞於國吾不信也

是越范蠡范蠡本宛三戶人與文種俱入越吳公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開葬此所由

必殺其弟也與上文不欲遣長子而行語相照應

按葬處有二一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途通導之意也字或宜然定九州至于今

李夢陽曰入深谷斃林而能得材者

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

擇木者也處奢靡踰躐而能制心者

周室號稱霸王徐廣曰一作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

擇行者也是以陶朱公居置千金而顯名天下傳于後世

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索隱述贊曰越祖少康至于允常其子始霸與吳爭疆橋李之役闔閭見傷會稽之耻勾踐欲當種誘以利蠡悉其良折節下士致膽思營卒復讎寇遂殄吳疆後不量力滅於無

疆

許應元曰大禹勞心焦思勾踐苦身

蘇子古史曰吳以蠻夷爭盟上國陵蔑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凶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勾踐既克夫差雖號霸王而實斂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昇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王無疆無闔閭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處國宜矣昔楚莊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羹經營中夏貪而不止則身受其咎蓋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來至於陳皆國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祖溫劉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罷弊訖於無成至殷浩庾亮蓋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勉疆北征失策而死亦眩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焦思范蠡苦身戮力皆見本紀世家

中故贊語如此

增趙恒曰按禹本紀言禹傷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苦心焦思此言苗裔勾踐亦故言有禹之遺烈也范蠡亦然有是君有是臣故曰臣主若此欲無顯得乎此越勾踐世家之所以詳附范蠡者也

附范蠡者也

增補口已平水

越世家

卷四十一

九

鳳文館藏

官成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一

終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二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鄭世家第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表云母弟宣王立二十

二年友初封于鄭。索隱曰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是也又系本云桓公居棫林徙拾宋忠云棫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為幽

王以為司徒。韋昭曰幽王八年為司徒。○索隱曰韋昭據國語以為說耳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

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

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虞翻曰周太史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

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

鄆徐廣曰虢在成臯鄆在密縣駟案虞翻曰虢姬姓東虢也鄆妘姓○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叔之國東虢君也又云故鄆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一里

虢鄆之君貪而好利索隱曰鄭語云虢叔特執鄆仲特險皆有驕侈又加之以貪是也虢叔文王弟鄆妘姓之國也百姓

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鄆之君見公方用

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鄆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

第坤曰鄭介晉楚之間處兩國甚難而太史公於此亦多情可覽

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末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索隱曰國語曰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韋昭云謝申伯之國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為州其說蓋異此對曰其民貪而好

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

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索隱曰唐者古國堯之後其君曰叔虞何以知然據此系家下文云唐人之季代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天帝命而子曰虞與之唐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名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故因以稱唐叔虞社預亦曰取唐君之名是也其地阻險以此有

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號鄆果獻十邑虞翻曰十邑謂號鄆鄆補丹依歷歷華也○索隱曰國語云太史伯曰若克二邑鄆補丹依歷歷華君之土也虞翻註皆依國語為竟國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

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正義曰上求勿反下戶骨反是為武公索隱曰譙周云名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舊失而妄記之耳何以知其然者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之名遂誤以掘突為武公之字耳武公十

年娶申侯女為夫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左傳云鄭武公取於申也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太叔段 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

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發郡共縣 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

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鄆正義曰鄆音烏古及今新鄭縣南鄆頭有村多萬家舊作鄆音偃杜預云鄆今鄆陵也鄆潰段出

奔共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汲郡共縣也○正義三按今衛州共城縣是也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賴

賈逵曰鄭地也○正義疑許州臨潁縣是也 誓言曰不至黃泉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母相見也居

歲餘已悔思母賴谷之考叔有獻於公賈逵曰賴谷鄭地○正義曰括地志云賴水源出洛州嵩高縣東南公賜食考叔曰臣

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察

何至春曰子絕母非人理也鄭莊實母城賴而為不及泉無相見之誓既而悔之理在人心有不可得已者故於賴叔賜食舍肉之惠遂有感焉考叔於此直就倫理諭之違逆誓而歸

增補口已平水 卷四十一 鄭世家 二 武公十

增補口已平水 卷四十一 鄭世家 二 武公十

增補口已平水 卷四十一 鄭世家 二 武公十

增補口已平水 卷四十一 鄭世家 二 武公十

增補口已平水 卷四十一 鄭世家 二 武公十

增補口已平水 卷四十一 鄭世家 二 武公十

增補口已平水 卷四十一 鄭世家 二 武公十

增補口已平水 卷四十一 鄭世家 二 武公十

順德其誰曰不然而必為泉隱以文其悼吾無取焉耳矣王整曰此史遷文直事核處按左傳云公入而賦犬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犬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索隱曰左傳稱祭仲足蓋祭是邑其人名仲字仲足故傳云祭封人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服虔曰言庶子有寵者多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

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索隱曰左傳魯二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號及王崩周人將昇號公政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索隱曰杜預曰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言始也左傳又曰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饒况不禮焉鄭不來矣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索隱曰許田進許之地魯朝宿之邑祊者鄭所受助祭太山之湯沐邑鄭以天子不能巡守故以祊易許田各從其進

三十二年宋殺孔父二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索隱曰左傳稱祭仲足蓋祭是邑其人名仲字仲足故傳云祭封人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服虔曰言庶子有寵者多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

所謂二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亶也索隱曰此文則數太子忽及突子亶為二而杜預云不數太子以子突子亶子儀為三蓋得之四十二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姪姓之後為宋大夫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服虔曰為宋正又娶宋雍氏女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姪姓之後為宋大夫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服虔曰為宋正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賈逵曰雍糾鄭大夫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夫出則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不解之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宋衷曰今潁州陽翟縣○索隱曰按櫟音歷即鄭初得十邑之歷也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

天子有事于太山諸侯皆從大山之下有湯沐之邑焉按說苑云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辭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後戎伐齊太子忽復率師救齊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為師婚乎終辭之增補已巳平水

增補已巳平水

增補已巳平水

增補已巳平水

增補已巳平水

增補已巳平水

增補已巳平水

增補已巳平水

增補已巳平水

增補已巳平水

此雍姬之道也諫而不從夫道絕矣則告於父而自經焉以明吾心其亦可也雍姬不明此義乃濇其謀而視其夫被戮以死誤矣

伯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索隱曰依左傳作檀伯事在桓十五年此文誤為單伯者蓋亦有所因也按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事與單伯會齊師伐宋相連故知誤耳

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為君是為子亶也無諡號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服虔曰首止近鄭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疆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卒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知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渠彌亶歸索隱曰左氏云輟高渠彌歸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

是為鄭子索隱曰左氏以鄭子名子儀此云嬰蓋別有所見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亶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索隱曰左傳作傳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索隱曰左傳謂之原繁

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索隱曰惠王莊王孫僖王子子頹莊王之妾王姚所生事在莊十九年王出奔溫立弟頹為王六年惠王生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

按漢書五行志云先是鄭厲公劫相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死弟子儀代立厲公自外劫大夫傳瑕使戮子儀此外蛇殺內蛇之象也

王維楨曰甫瑕殺生賣國何謂重德哉
曾補己巳平水
卷四十二
鄭世家
四
賦文館藏

按蹇春秋作禮

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于文公躒立索隱曰躒音在接及系本云文公從鄭宋忠云

即新鄭也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

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

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賈逵曰姑南燕姓夢天與之蘭賈逵曰曰余為伯

儵余爾祖也賈逵曰伯儵南燕祖以是為而子王肅曰以是蘭也為女子之名蘭有國香以夢

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二十六年

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

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

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為鄭憂矣文公弗聽三

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

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索隱曰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泄堵俞彌帥師伐滑周襄王使伯耆請

滑索隱曰備音服左氏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杜預云二子周大夫知伯耆即伯服也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

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索隱曰此言爵祿與左氏說異左傳云鄭伯享王王以后之聲

按國語云晉公子過鄭鄭文公不禮叔詹諫不聽曰君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穡稷不能

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惟德之基

又恐之恐一本及左傳作怨論文作恐

文作恐

文作恐

補方苞曰澆當作

按左氏所謂瑕者公子瑕也

者公子瑕也

者公子瑕也

者公子瑕也

者公子瑕也

者公子瑕也

者公子瑕也

者公子瑕也

者公子瑕也

又恐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

囚伯耆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

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

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

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

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澆徐廣曰一作瑕○索隱曰音既左傳作瑕逐

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

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穆鄭文公恐

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

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

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

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

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姑姓之女為

補方卷曰蓋怒已子以罪死而羣被逐也蔣西谷曰五帝紀帝嘗執中而徐天下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既盡也與日有食之既同義

余有丁曰按左傳賣鄭者杞子乃秦人之戍鄭者左傳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其後當有與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峭。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二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徐廣曰繆公之二年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鼂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曰二子鄭卿也子公之食指動。服虔曰第二指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鼂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左傳曰染指於

按諺先者先公為難也

按此視楚世家增數字尤佳

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率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弑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二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妄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何休曰境埴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却三十里而後

弟由曰晉救鄭而楚方解兵鄭遂助楚反擊晉非情也

按解揚能成君命故著其地與字以傳之

按齊悼惠王世家所載吳楚反時齊路中大夫既許三國而終達漢天子命俾齊堅守與解揚之事相類

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率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服虔曰隕墜也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

按鄭即許字見考古圖

茅坤曰古之君亡于外而國人輒立君以絕敵往往有之

謂楚軍曰為人臣無忌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費立徐廣曰鄭音許悼公使弟踰於楚自訟索隱曰踰音公遜反訟不直楚囚踰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踰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踰是為成公成公二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縞為君索隱曰縞音須鄭氏云一作纏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縞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二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服虔曰洧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洧水在鄭州新鄭縣北三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

里古新鄭城南韓詩外傳云鄭俗三月桃花水出時會於溱洧水上以自祓除按在古城城南與溱水合

公卒子惲立是為釐公索隱曰惲音紆粉反左傳作影原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

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殺釐公趙諸侯曰

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

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

與盟晉去冬文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

自立為君八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

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

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

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

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

封子產以六邑服虔曰四井為邑子產讓受其二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

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

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

紆衣焉

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
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
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
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賈逵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
征伐后帝弗臧賈逵曰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賈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預曰商丘宋地服虔曰遷實沉

于大夏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服事夏商賈逵曰唐人謂

陶唐氏之胤劉累也事夏帝孔甲封于大夏因實沉之國子孫以服事商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因帝堯之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

甲時有堯苗曹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曰御龍氏以夏承堯之後龍一雌死潛醢

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夏后益別封劉累之後于夏之墟為唐侯至周成王

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遷唐于杜謂之杜伯范氏所在周為唐杜氏地記云

唐氏在大夏之墟屬河東安縣今在絳城西北一百里有唐城者以為唐舊國然則叔虞之封

即此其季世曰唐叔虞杜預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

帝謂已賈逵曰帝天也巳武王也余命而子曰虞杜預曰取唐君之名乃與之唐屬之參而

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

增真德秀曰子產能知實沈臺駘為參汾之神可謂博物矣然推晉侯之疾不歸之鬼而歸之飲食哀樂之間則可謂明理而非但博物者也晉侯徒以博物目之豈知子產者耶
光緒曰此唐叔虞乃後為成王所滅者非下文邑姜所生

評點 史記評林 卷四十二

國太叔焉。故參為晉星。賈逵曰晉主祀參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沉參神也。

昔金天氏有蓍子曰昧為玄冥師。服虔曰金天少皞也玄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為水官之長。生允格

臺駘。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臺駘能業其官。服虔曰脩昧之職。宣汾洮。賈逵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也。障大

澤。服虔曰障障其水也。以處太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

顯頊也。服虔曰帝顯頊也。沈如蓍黃實守其祀。賈逵曰四國臺駘之後也。今晉主汾川而滅之。賈逵曰四國

神則水旱之菑禁之。服虔曰禁為營積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日月星辰之神則

雪霜風雨不時禁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

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

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

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二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

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而

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

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

立六年鄭火公欲穰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

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

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索隱曰王避弟子朝之亂出居狄泉在昭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晉鄭入之經

十二年定公卒子獻公立。獻公十二年卒子聲公

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

之如匹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

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

愛也。賈逵曰愛惠也杜預曰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

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杜預曰戚城南鐵丘。正義曰括地志鐵州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五里。十

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

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

按傳子產公子發之子公孫僑

哭三月不聞竿瑟之聲

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玉夫婦卷

子產死鄭人丈

按傳子產公子發之子公孫僑

光緒曰按左氏此篇之末尚有君子有四時及內官不及同姓兩段太史公奈何曷之大都史公喜傳而畧議論

茅坤曰子產執鄭國之政而兩朝晉楚亦可見外國介乎強國之間事無可奈何者

又曰子產當時善詞命惜也太史公遺之不及覽觀鄭之本末云

黃震曰按鄭小國介于晉楚服晉則楚伐服楚則晉伐至簡公兩親晉楚及子產為卿國安靜者數十年賢之有益于人國如此此鄭人哭其死如親戚而孔子亦泣為古之遺愛也

按傳子產公子發之子公孫僑

增補史記評林

卷四十二

鄭世家

九

二風文官載

非成公少子也

評點 鄭公少子也

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年表云三十八年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

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卒子

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

為繻公年表曰鄭立幽公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

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負黍亭在洛州陽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故國邑也

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二十二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

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

弟乙為君是為鄭君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年年表云立幽公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

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南瑕是也南瑕

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

守節如苟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按淮南子云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恐誅則因狗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

增趙恒曰言南瑕以權利合而死於權利固其所也若苟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乃其變也故變所從來亦多

故矣是以君子寧為此不為彼

索隱述贊曰厲王之子得封於鄭代職司徒繼衣在詠號鄆獻邑祭足專命莊既犯王厲亦奔命居櫟克入夢蘭疏慶伯服生囚叔瞻尸聘釐簡之後公室不競負黍雖還韓哀日盛蘇子古史曰鄭之諸公相武之後惟莊公為賢然其為入喜權而任數相武之風衰焉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為之所莊公之明足以制之然釋然不問侯其惡成而後加之以大戮此非不忍于弟蓋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心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丘明謂之鄭志蓋謂此也周平王相王貳于虢公莊公既質王子取麥承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宋而說之政不可得于是兵交中原射王中肩鳴呼其忮心發于中卒不可蓋如此鄭自莊公始畏楚穆襄之後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駘子展為政不知所出惟其來者與之鄭幾于亡及晉悼三帥諸侯以弊楚師楚不能爭而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之暴不能加焉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又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吳季札過鄭謂子產政將及子子為政必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用之鄭以復安如季子可謂知務矣哉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二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正義曰中音仲其後世蜚廉有

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

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狼

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

正義曰乘食證反並四曰乘兩與桃林正義曰括地志云桃林在陝州桃林縣西至潼關

曰桃林廣闊三百里中多馬造父於盜驪驪騮騾耳獻之繆王索隱曰言造父

此得驪騮騾耳之乘獻周穆王也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索隱

四曰乘並兩曰匹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索隱

曰穆天子傳曰穆王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忘歸也而譙周不信此事而

云余常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池名在西域有何據乎而

徐偃王反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博物志云徐

君官人娠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鶻倉街所弄卵以歸覆煖

之遂成小兒生偃王故宮人聞之更救養之及長襲爲徐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

原君之車各見君後鶻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鶻倉或名後倉也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

趙者李牧并平趙君之車各見君後鶻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鶻倉或名後倉也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

劉知幾曰三晉之與田氏自末為君

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

統俱屬世家使君臣相雜似于不可

揚慎曰此叙氏族之自最為詳核

茅坤曰趙世家次趙衰所由始及所

由中絕與簡子所由興如畫而武靈

王胡服以招驕其所比卻林胡樓煩

并中山以西通雲中九原於以窺秦

可謂英武矣惜也不幸中祖至于兩

立公子分王其地遂以沙丘宮悲夫

按約從以攻秦及廉頗藺相如

趙者李牧并平原君之車各見君後鶻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鶻倉或名後倉也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

趙者李牧并平原君之車各見君後鶻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鶻倉或名後倉也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

趙者李牧并平原君之車各見君後鶻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鶻倉或名後倉也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

趙者李牧并平原君之車各見君後鶻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鶻倉或名後倉也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

趙者李牧并平原君之車各見君後鶻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鶻倉或名後倉也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

本傳故於世家不及

按造父御穆王見西王母此列子寓言耳

按劉氏外紀云徐子贏姓處潢池東行仁義通

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自號

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時

造父以善御幸于穆王為御驂

騮絲耳之乘西巡狩樂而忘歸

聞徐子偃號穆王日馳千里馬

長驅歸周以救亂使御父告楚

令伐徐徐敗走鼓城東山下百

姓隨之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

山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

優王大破之

索隱曰譙周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非實也

造父以趙城

正義曰晉州趙城縣即造父邑也

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

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也

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

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

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

齊徐廣曰求一作來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

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

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

索隱曰系本云公明生共孟及夙弟而此云共孟生衰兼周亦以此為誤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

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出奔翟趙衰

從翟伐廐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

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

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

國政索隱曰系本云成季徙原宋忠云今鳳門平原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原平故城漢原平縣也在代州崞縣南二十五里崞音郭按宋忠說非也括地志云故原城在懷州

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

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二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

卒諡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臯

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

日夜啼泣索隱曰穆嬴也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

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

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二十四

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不熟殺宰人持其尸

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

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

不明武備故至

于此穆王乃以

趙城封造父其

族由此為趙氏

補方苞曰秦燒天

下詩書諸侯傳記

心甚為所有刺譏

也故五國之事迹

春秋傳國語國策

外見者甚稀獨趙

先世事迹特詳豈

與秦為同祖簡襄

以前之史記無所

判識者皆存而不

廢歟帝告我晉國

日益衰段贏姓將

乃其妻亦賢其子
唐又若衰之賢經
曰刑于寡妻又曰
君子有穀貽孫子
詎不信哉
茅坤曰唐執國以
晉多難而欲立弟
雍非襄公之命不
可及其自為迎之
秦已而因太子母
所請後自為拒之
秦太子夷臯雖得
立焉知其不與唐
相猜忌乎而異日
喉癢之亂其所從
來遠矣以臣之益
專輔君之益驕而
又驟諫焉悲夫
茅坤曰靈公之懼
唐未必不自易大
子時起
邵實曰名之弑賊
則人得而討之晉
之亂雖有為與而
其詞則然亦可畏
也春秋成而亂賊

賢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臣不出境反
不誅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晉景公時索隱曰成公之子名據而趙盾
卒謚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
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
屠岸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
而哭甚悲已而笑拆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
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
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
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
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臯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
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
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
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

懼者以此夫君子
嘗斷斯獄矣臣弑
君凡在官者殺无
赦未聞追族其子
孫者董狐之書一
國之斧鉞也當其
時失賊不誅至于
再世乃致之族謂
之何哉
余有丁曰按左傳
無屠岸賈事止以
嬰齊通于莊姬故
莊姬愆于成公而
樂卻徵之遂族滅
按考要云同括
死時已有趙武
無遺腹之說又
事出莊姬不關
岸賈未知史遷
何據
王維楨曰兒置袴
中無聲豈非天欲
與趙宗哉
茅坤曰此時孤兒
在何處程嬰何計
以出之也

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
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
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
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
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
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
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
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
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
衣以文葆徐廣曰小兒被曰葆匿山中程嬰出諺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
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
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
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嘗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

按趙氏真孤乃反在句截任喚醒有力按始則母置之綺中既則反匿之山中至是君亦匿之宮中太史公詳著之所以其岸晉之惡也

陳寔曰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程嬰杵臼之事與史記異矣蓋左氏為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為重

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

故謹叙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謂朔妻

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成

匿于公宮與武之生育嬰杵之保存

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

一句可盡之矣史記則追敘本末故特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

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

何孟春曰嬰之自殺為死者有知也

曰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

死而後我報乎如其無知也而我何報乎蓋趙武之事

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

報乎蓋趙武之事

十一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二郤欒書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

成嬰不忍獨生耳知否非所計也嗟夫死生亦大矣古人不肯欠人一死

更立襄公曾孫周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隱曰晉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是為悼公晉由此大

如此其心不苟安一日之生如此

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

王維禎曰嬰之死過矣孟子所謂可

為正卿十二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

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索隱曰系本云

趙世家

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

趙世家

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

趙世家

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

趙世家

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

以無死者也

按梓曰初謂嬰

曰胡不死嬰應

之曰吾徐死於

是梓曰與嬰約

謂先死今趙武

既立嬰之難事

畢矣死報梓曰

踐約也笑復為

過

王維楨曰嬰與知

齊後事叔向知晉

後事乃不為國謀

而私相料乎

按晉世家所載

叔向對晏子之

語與此文不同

二子語詳左氏

傳昭公二年

楊慎曰事涉語怪

而文奇

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徐廣曰平公之十九年晏嬰與晉叔向

語嬰曰齊之政後率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

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率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

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

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

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

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

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韋昭曰安于簡子家

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會如此七日而寤寤

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索隱曰二子秦大夫公孫支子孫也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

父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

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索隱曰藏一作籍籍

秦議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

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王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

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

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

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

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

而亡正義曰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二晉所滅據此及年表簡子疾在定公十一年羆姓將大敗周

人於范魁之西正義曰羆趙姓也周人謂衛也晉亡之後趙成疾三年取衛都鄆七十二是也賈逵云川阜曰魁也而亦不能有

也索隱曰范魁地名不知所在蓋趙地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胥女孟姚配

而七世之孫索隱曰即姓羆吳廣之女姚姓孟字也七代孫武靈王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

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

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

簡子召之曰謁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曰謁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也當

康海曰夢固怪矣而當道者證之尤怪也當道之言固符矣而子卿相之尤符也事若可駭而文自奇

茅坤曰趙之列傳本末一夢俱了了異哉

補方苞曰所處也思夢中而言吾有

處見子甚而也
光緒曰按呂紀
云趙簡子有兩
白驃而甚愛之
陽城胥渠有疾
醫曰得白驃之
肝病則止不得
則死謁者入通
董安子御於側
曰嘻胥渠也期
吾君驟請即刑
焉簡子曰夫殺
久以活畜不亦
不仁乎殺畜以
活人不亦仁乎
於是殺白驃取
用與之居無何
趙興兵而攻翟
廣門之官左七
百人右七百人
皆先登而獲甲
首余謂翟代之
賜雖兆簡子之
夢然實以殺驃
得士簡子之仁
有足多者

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
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
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主君首
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正義曰范氏中行氏之祖也簡子曰帝
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正義曰副謂皆子姓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
國於翟皆子姓也正義曰謂代及智氏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
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
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
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正義曰今時服也廢除裘裳也并二國於翟正義曰武靈王畧中山地至寧葭西
畧胡地至樓煩榆中是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
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
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
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母卹母卹至則

光緒曰藏寶符
車與檀弓相類
檀弓云石駘仲
卒无適子有庶
子六人所以
為后者曰沐浴
佩玉則兆五人
者皆沐浴佩玉
祁子曰孰有執
親之喪而沐浴
佩玉者乎不沐
浴佩玉石祁子
兆衛人以龜為
有知夫人徒知
沐浴佩玉為兆
而不知不沐浴
佩玉為兆也徒
知藏寶常山為
符而不知從常
山取代之為符
也
按此與楚共王
埋屨于室內意
同
茅坤曰此雄心至
武靈王始遂

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嬖也奚道貴哉子
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卹最
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
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卹曰從
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地道記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峽號飛狐口比則代郡也簡子
於是知母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卹為太子後二年晉
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
我衛氏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午許
諾歸而其父兄不聽服虔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
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也
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服虔曰稷午子晉君使籍秦圍邯鄲左傳曰籍秦此
時為上軍司馬○索隱曰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荀寅范吉射與午善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
本云晉大夫遊邀生相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偃生穆伯吳吳生寅本姓荀自荀
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元與智氏同祖遊邀故智氏亦稱荀范氏晉大夫隰叔之

余有丁曰按范中子士為之後為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旬旬生獻子鞅鞅生吉射也

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正義曰按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又中行與本姓荀自荀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

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嬰父晉大夫也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服虔曰范氏之側室子荀

躒言於晉侯曰服虔曰荀躒智文子○索隱曰系本云逆遊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登登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躒躒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二臣始亂賈逵曰范中行趙也而獨逐鞅用刑不均

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索隱曰不佞韓簡子哆魏簡子系本名取也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

未二子奔朝歌索隱曰范百射荀寅也韓魏以趙氏為請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中行伐乃奔晉陽以其罪輕故韓魏為請晉君而得入絳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

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

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

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

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二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愚筆操續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簡子由

此能所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索隱曰荀寅也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

子蒯聵于衛衛不內居戚正義曰括地志云戚城在相州澶水縣東二十里杜預云戚衛邑在頓丘縣西有戚城是也晉定

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栢人簡子又圍栢人中

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索隱曰吉射也趙竟有邯鄲栢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俸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勾踐滅吳晉

按說苑云孔子曰良藥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故武王諤諤而亡君紂嚶嚶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妻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余有丁曰戚字世家皆作宿此獨作戚為是

按說苑云趙簡子以襄子為后黃安子問之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襄子擊敗知伯漆其首以為飲器

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母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母卹母卹羣臣請死之母卹曰君所以置母卹為能忍詢然亦憫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母卹簡子不聽母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家在臨水界一家併上氣成樓閣太子母卹代立是為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正義曰年表及趙世家云左傳襄子元年前十五年矣何得更有越圍吳之事從此以下至問吳王是三十年事又脫誤在此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正義曰左傳云哀公二十年簡子死襄子嗣立以越圍吳故降父之祭饗而使楚隆慰問王為哀公十二年簡子在黃池之役與吳王質言曰好惡同之故滅祭饗及問吳王也而趙世家及六國年表云此年晉定公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服若而已按簡子死及使吳年月皆誤與左傳文不同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木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在廣武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賈屋山今名賈母山在代州雁門縣東北三十五里夏屋天下之阻路所以分別內外也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正義曰料音斗其形器說文云鈎也及從者行對陰合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徐廣曰各一作雜及從官逐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入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正義曰并今晉也括地志云摩笄山一名磨笄山亦名為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魏土地記云代郡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趙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婦代王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殺而死使者亦自殺遂以代封伯魯

也邵寶曰代國夫人為國拒賊不知有弟也弟而代姊之國弟道亡矣所恨者夫人不能為孫翊之妻之為耳故摩笄以死代人憐之而程子獨論其拒戰為是

按呂氏春秋云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請簡子死已葬服衰襄子于上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子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乃以其女弟妻代君襄子遂謁而請觴之先命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

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趙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婦代王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殺而死使者亦自殺

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是為晉懿公索隱曰或作哀公其大父名雍即昭公少子號戴子也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正義曰括地志云王澤在絳州正平縣南七里也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母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二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母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面而鳥喙鬚麋髭頰大膺大胷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徐廣曰脩或作隨界一作介奄有河宗正義曰穆天子傳云河宗之子

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盡殺其從者因迎其妻其妻聞之遂摩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摩笄之山

孫臏相按蓋在龍門河之上流感勝二州之地也。正義曰趙南伐晉之別邑謂韓魏之邑也。北滅黑姑。正義曰黑姑亦戎國。襄子再拜受三神之命。三國攻

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索隱曰戰國策作張孟談。韓魏

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

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正義曰括

地志云三神祠今名原過祠。其在霍山側也。其後娶空同氏。正義曰括地志云崆峒山在蕭州福祿縣東南六

十里。古西戎地。又原州平高縣西百里亦有崆峒山。即黃帝問廣成子道處。俱是西戎地。未知孰是。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立也。不肯立子。且

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索隱曰代成君名周伯魯之子。系本云代。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

中。年之郭。郭有蟻。蟻墮于河。沫擁之。以旋翅。拍拍聲。見而憐之。游而負之。及陸。謂蟻曰。吾與子百年無相忘也。蟻振羽大咲曰。若冬春之不知也。而能百年無忘我乎。今晉國惟無人而

壘女。以天盈盈。而恃之。是重禍也。冀禍持盈。以萬尾于入天。實厭之。晉陽朝。區女必夕死。死予不寒。猶及見之。其何有於子及孫。是夕智伯為韓魏所殺。

按韓非子云。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孔子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

為獻侯少。即位治中牟。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漯水之北。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曰按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鄭即相州滎陽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襄子弟栢子逐獻侯

自立於代。索隱曰系本云襄子。一年卒。國人曰栢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為趙武靈王所滅。不言誰氏子孫。徐廣云西周桓公之子。亦無所據。蓋未得其真。十二年。城

平邑。地理志曰代郡有平邑縣。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

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索隱曰槍音七。羊反。槍與石二人。名。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番吾故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音古。今音異耳。

增補史記評林

卷四十三

趙世家

九

鳳文館

禮 王維楨曰趙襄子舍子不立其姪之子以念兄不立之故仁義人也 吳寬曰襄子賢子吳餘味多矣 吳寬曰桓子有愧于吳季札多矣 黃震曰按烈侯好音欲賜歌者田各萬畝得牛畜荀欣徐越三子而止歌者田然則中主寧有常好而賢者之能變化氣質功亦大矣顧恐戰國之言多誇爾 趙襄子曰公仲可謂賢相也猶不去止歌者之田必待牛畜荀欣徐越而後止進賢之功可少哉 按公仲進三士而止歌者之田

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適然正義曰道音由古字與彼同言牛畜以仁義約以王道故止歌者田彼似氣行貌寬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正義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內史周官秦治京師賜相國衣二襲單復具為一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索隱曰譙周云系別有所據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築剛平以侵衛正義曰兔臺剛平並在河北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正義曰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八年拔魏黃城

有古大臣之風而烈侯能用其言趙之興也固宜 揚維禎曰烈侯用三士而一旦易其首聲之噴三士者亦賢矣就其才第之越節財儉用晏嬰之徒歟欣舉賢能管夷吾之徒歟商談仁義共又孟軻之徒歟雖然談仁義者未聞于君王豈烈侯不足與言仁義歟抑畜之談仁義者非孟軻之仁義也非孟軻之仁義則趙之不強于天下也亦宜余有丁曰按此靈丘齊地非代郡之靈丘

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為名按陳留外黃城非隨所別也 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正義曰趙州房子縣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春秋時鮮虞國之中人邑也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徐廣曰戊一作成伐衛取鄉邑七十二衛敗我蘭正義曰濮州云屬西河郡也四年與秦戰高安正義曰蓋在河東敗之五年伐齊于鄆正義曰濮州鄆城縣是也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與我長子地理志曰上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正義曰涿音濁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水源自蒲州解縣東北平地爾時魏都安邑韓趙伐魏豈河南至長杜也解縣濁水近於魏都當是也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正義曰齊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太山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太山千餘里鄆郡入海括地志云所侵處在密州南三十里也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正義曰括地志云史記周顯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鞏為東周其子武公為秦所滅郭緣生述征記云鞏縣本周鞏伯邑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也○正義曰阿東阿也今濟州東阿縣也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正義曰蓋在石隰等州界也十二年秦

按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

正義之說已出上文皮牢註此重出宜刪

按自此以上如曰晉大夫稍疆曰晉政卒歸趙韓魏之君曰晉政將歸六卿曰晉公室田此益

攻魏少梁正義曰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古少梁國也趙救之十二年秦獻八使庶長

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座魏敗我澮取皮牢徐廣曰魏年表曰取趙皮牢○正義曰括地志云澮

水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之側

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

澤州縣也

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

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之側

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正義曰兗州縣也平陸城即古厥國也與

燕會阿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一名依城又名西阿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以徐充二水並過其西又徂經其北曲曰阿以齊有東阿故曰西阿城地理志云瀛

州屬河間絕分也

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索隱曰劉氏云榮椽蓋地名其中有高處可以為臺非也按榮椽是良材可為椽登飾有光榮所以魏獻之故趙因用之以為檀臺○正義曰鄭玄云榮屋翼也說文云椽椽也屋椽之兩頭起者為榮也括地志云檀臺在洛州臨

洛縣北二里

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

齊亦敗魏於桂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桂城在曹州乘縣東北二十一里故老云此即桂陵也二十四年魏歸

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蘭二十五年成侯卒八公子繆薛音

與太子肅侯爭立索隱曰系本云肅侯名諱繆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

氏徙處屯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本漢屯留縣城也二年與魏惠王遇於

陰晉正義曰地理志云華陰縣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華秦高帝更名華陰今屬華州二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

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正義曰蓋在河

北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

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州魏惠王卒十六年

肅侯游大陵徐廣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陵○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漢大陵縣城出於鹿門正義曰并州孟

縣西有白鹿山魏出自鹿山南海蓋鹿門在北山水之側也

大戊牛扣馬曰呂忱曰扣牽馬耕事方急一日不作

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正義曰黃城在魏州前按

之却為魏築長城正義曰劉伯莊云蓋從雲中以北至代按趙長城從蔚州趙國之矣北西至嵐州北盡趙界又疑此長城在潭水之北趙南界

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

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蘭離石二十二年韓舉與齊魏戰徐廣曰韓

死於桑丘地理志云泰山有桑丘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城在易州遂城縣界或云在泰山非也此時齊伐燕桑丘三晉皆來救之不得在泰山有

說甚誤也

弱曰簡子懷晉人曰趙名晉卿實專晉權曰趙置於韓魏曰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曰魏韓趙共滅晉曰與韓魏分晉曰奪晉君端氏此篇中關鍵須合韓魏兩世家參看方得

唐順之曰蘇秦說趙肅侯為從首以擯秦何以不書

茅坤曰兵家以水灌城未聞決水灌軍也豈即韓信囊沙意乎

子武靈王立。索隱曰：武靈王元年，魏敗我趙護。陽文君趙豹相。

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正義曰：在洛州臨洛縣也。武靈

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

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鄣，四年與

韓會于區鼠。正義曰：在河北。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

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

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澤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也。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秦敗我將軍英太原有中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八公子

職於韓，立以為燕王。徐廣曰：紀年亦云爾。使樂池送之。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八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遣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索隱曰：燕世家無其事，蓋是疎也。今此云使樂池送之，必是憑舊史為說，且紀年之書其說又同，則裴駰之解得

其。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正義曰：本一作莊，音足婢反。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游天陵。他日王夢見

按此趙王矯五國之失。

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榮榮兮，顏若君之榮。華母遂曰：陵茗之草，其華紫，○正義曰：茗音條。毛詩疏云：茗，饒也。幽州謂之翹，饒似瑩豆而細葉似蕒，葉而青，其華細綠色，可生食，味如小豆，薑也。又本草經云：陵茗，生下濕水中，七八月生華紫草，可以染帛，煮沐頭髮即黑也。

命乎命乎，曾無我贏。秦母遂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知，已資盛盈端也。○正義曰：按命名也。贏姓，贏也。言世眾名其美好，曾無我好贏也。重言

而內其女娃贏。方言曰：娃，美也。吳有館娃之宮。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索隱曰：之勳，故命其女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是也。舜後封虞在河東，太陽山西。孟姚甚有

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本戰國時趙邑，戰國策云：本有宮室而居趙武靈王

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膺而死。徐廣曰：一作絕。暝音亡丁反。趙王

使代相趙固迎八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

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畧中山之

地，至於房子。正義曰：趙州縣也。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正

義曰：黃華，蓋西河側之山名也。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

增補史記平本

趙世家

十二

鳳文官

補方苞曰：既曰建，贏又曰孟姚者，廣因王夢中歌曰：曾無我贏，故特名其女曰贏，而實非贏姓，故仍著其實曰孟姚也。

補方苞曰：無窮門，名趙襄子所建也。

障淦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正義曰即林胡也於往而功未遂

今中山在我腹心比有燕正義曰地理志云趙分晉北有信都中山又得郡之高陽鄆州鄉東有清河之間又得渤海郡東平舒等七縣

東有胡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鳥丸之地服虔云東胡鳥丸之先後為鮮卑也西有林胡

樓煩秦韓之邊正義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蘭等七國時趙已邊也秦隔河也晉洛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為立趙西境也

而無彊兵之救是亾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

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王之

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

益主之業正義曰寵寶寵也通達理也凡為人臣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制者得寶寵也有補民益主之功業者為達理也此兩者臣之

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正義曰卒子律

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正義曰厚重也往古謂趙簡子襄子也夫有高世之功者負

遺俗之累正義曰負留也言古周公孔子留衣冠禮義之俗今變為胡服是負留風俗之譴累也有獨智之慮者任驚

民之怨正義曰言世有獨計智之思慮者必任隱逸放慢之民怨望也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

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

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

者不謀於眾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

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聞成事智者觀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

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

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

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縹告公子成曰寡人

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

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一作元今寡

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

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

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正義曰鄭云止

仁為大臣止於敬為入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按出猶成也

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

按凡策國策作先王

論一本作論王章曰行政先信

增劉子昭云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鯀國而解下裳墨子見荆王而文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所好也康海曰胡服則非而言則是其言或非而文則佳

董份曰兄弟字必誤徐作元夷亦未安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按龐戰國策作窮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

趙世家

十三

近始也

董份曰謁之句

康海曰自中國至行也以周官大司徒文

按鮑彪云越即漢東越閩粵

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
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縲謁之叔
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謁其愚忠曰臣聞
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徐廣曰五帝本紀云切而徇齊萬物財用之所聚也
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
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
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拂學者離中國故
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
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
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
其國也夫剪髮文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石臂左衽謂右衽其臂也區越
之民也索隱曰劉氏云今珠崖儋耳謂之區人是自越也○正義曰按屬南越故言區越也輿地志云交阯周時為駱越秦時曰西區文身斷髮遊龍則西區駱又在番禺

田汝成曰大吳一作大戎

董份曰儒者一師宜俗之同也中國同禮宜教之合也然禮異而教離則禮不足特而治无常法也
茅坤曰予揣摩武靈王之胡服其所明告族臣者曰將以此伐中山卻林胡樓煩也觀其異日胡服西北畧胡地欲從雲中九原直襲秦不幸而詐為使者入秦卒為秦所覺耳不然武靈王因而招胡地遠近引弓之國於以長驅秦中未可知也

之西南越及區駱皆半姓也世本云越半姓也與楚同祖是也黑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曰雕文謂刻其肌以青丹涅之却冠林紉徐廣曰戰國策作林紉紉亦縫紉之別名也鈔者素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林紉耳此蓋言其女功鍼紉之蠶抽也又一本作鮭冠黎縹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眾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縣屬定州也與齊中山同之正義曰爾時齊與中山相親中山趙共薄洛水故言與齊中山同之須有舟楫之備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二胡秦韓之邊索隱曰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并戎

董份曰無舟揖將何以守者反言也變服以備者正言也戰國先秦文字多如此

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疆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正義曰係累上音計下力追反引水圍鄣微社稷之神靈則鄣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頃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鄣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徐廣曰戰國策作紹紹音紹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慮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

文夏胡服而弱雖然寧為此不為彼也君子謂武靈之不善求強沙丘之禍天實報之以倖論矣

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索隱曰按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行哉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索隱曰言方俗僻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哉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畧中山地至寧葭索隱曰一作蔓葭縣名在中山西畧胡地至榆中正義曰勝州北河北岸也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紹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陘又作陘或宜言趙與之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閼與○正義曰與陘音與陘陘音山也在并州陘縣東南十八里然趙希并將伐趙之兵與諸軍同井陘之側共出定州上曲陽縣合軍攻取丹丘合軍曲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故城在定州曲陽縣西五里按合軍曲陽即上曲陽也

商傳文法古簡此在常山攻取丹丘正義曰蓋邢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北岳有五別名一曰蘭臺

文錯以他語奇而郡也宮按北岳恒山在定州州丹丘縣也二曰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臺五曰太一

安國王恢議伐句恒陽縣北四十里鴻上公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按北岳恒山名汝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本晉鴻上關城也又有

叔辨難之詞亦問與鴻上塞皆在定州然一本作鳴字誤也王軍取鄆石邑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

非有國之所先也州鹿泉縣南三十封龍正義曰括地志云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東垣中山獻四

不得已而有攘却五里六國時舊邑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二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武靈王之

嚴而士用命雖不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使周昭

胡服固不成功如文后卒是也而下文又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憐故太子欲兩王之是誤也

其不然雖易服變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

古何救於敗哉且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

其所稱反古之說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傳王是爲惠

皆鈞金一與羽之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

亂舊政者也而史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

无譏故備論之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

按習學記言云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

武靈王胡服經管天下因於吳

弟坤曰太史公到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

此却點出武靈王惠文王徐廣曰元年以公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

雄心之所以然子勝爲相封平原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

從屬也先是襄子起靈壽徐廣曰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

已取代而隔於中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安陽故城在朔州章素侈心

山道不通故十九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八子

年主父北略地中章疆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

山至於房子遂之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

代今滅中山起靈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

壽則北地始屬於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

代而道大通矣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

唐順之曰亂亡之母出傳政於公子成母爲怨府母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

國往往中此情弊父以王屬義也曰母變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

按此即里克荀息之言

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正義曰：肥義報李兌云：必盡神何為王，不可懼章及田不禮而生異心，使死者復更變生，并見在生者，竝見傳王無變令我不愧之若荀息也。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于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索隱曰：高信也。正義曰：上音甲也。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

楊誠齋曰：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

非命典也。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旁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于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際開，開者不可復合，際者不可復全也。

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為臣，誦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正義曰：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索隱曰：謂藏也。正義曰：謂不責其反叛之罪，容其入宮閉藏也。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斂而食之。蔡母遼曰：斂，爵子也。索隱曰：應劭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墓在蔚州靈丘縣東三十里，應說是也。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

楊慎曰：趙主父沙丘之禍，既已詳敘。

增補史記

平水

卷四十三

趙世家

十七

評點身言言本
願末而於其後又
括其要而論之亦
一例也
凌約言曰以主父
之賢乃以私孽死
故太史公深惜之

趙張洲曰蘇厲止
趙伐齊不首言齊

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
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
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徐廣曰或無此十四字主父死惠文王立立
五年與燕鄭易徐廣曰皆屬八年城南行唐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行唐
為南行唐唐及括地志云行唐縣屬冀州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正義曰劉伯莊云蓋在南
陽縣唐築城及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

於魏秦取梗陽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索隱曰地理志云太原榆次有梗
陽縣南百二十步分晉陽縣置本漢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二年韓徐為將
攻齊公主死索隱曰蓋吳娃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

齊取靈丘索隱曰年表及韓魏等系家五國攻齊在明年然此下文十五與秦會中
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陽故縣在汾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
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

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

而言秦之害與秦
則不利與齊則利
此固縱橫家之常
談而詞旨橫佚論
說精深學士家亦
當窮心
○許應元曰秦豈
愛趙憎齊哉直欲
兩弊之耳故陽收
其名而隲制其利
○鮑彪曰如上文
則伐韓非秦所急
也此言實伐者韓
之在秦掌握中物
耳故不急於伐恐
趙不以為德故終
伐之其伐之亦欲
以吞周而非愛趙
也正義曰實欲伐
空虛之韓

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
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王圖之今足
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
與國以疆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王
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以韓而吞二周故以齊燄天下恐
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為信恐
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索
曰與國趙也秦趙今為與國秦徵兵於韓
共趙伐齊以威聲和趙是以德與國也
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
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
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攻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
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正義曰河南
間魏亡晉國正義曰河北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

○歸有光曰挺關
國策作扞關大事

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正義曰沙丘邢州也鉅鹿冀州也齊北界貝州也斂滅也言
破齊滅韓之後燕之南界秦之東界相去滅三百里趙國在

記云扞者扞敵之

關非關名也

秦之害以見秦之

不可與是以害楊

之為不當伐齊之

根本

以秦之禍趙劫之

然天下大勢亦至

於此非若橫人徒

以虛聲恫喝諸侯

者

補方苞曰屬行相

屬而起兵也齊策

使犀首屬行而攻

趙

光緒曰後志金

城臨卷有崑山

正義云崑岡在

於國東北出

玉按武帝以于

闐山出玉故號

也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二百里而通矣秦

之上郡正義曰鄜延等州也迤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

上黨正義曰秦上黨郡今澤潞儀沁等四州之地兼相州之半韓總有之至七國時趙得儀沁二州之地韓猶有潞州及澤州之半半屬趙魏沁州在羊腸坂之西儀并代三州在

勾注山之南秦以三郡攻趙之澤潞則勾注之南無地然羊腸之西正義曰太行山坡

秦始皇置上黨郡此言之者太史公却引前書也他皆倣此

屬澤州正義曰勾注山在代州西北也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正義曰言秦踰勾注山斷常山而守之西北代馬胡

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犬不東入趙沙州崑山之玉亦不出至趙矣郭璞云

胡地野犬似狐而小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疆

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

也正義曰以趙王為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正義曰上音燭下胡郎反言秦欲令齊稱帝與約五國共滅趙三分趙地

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正義曰謂秦齊韓魏燕三分趙之地也

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正義曰齊王以身從趙王之患也西兵以禁彊秦秦廢

帝請服正義曰言秦齊相約欲更重稱帝故言廢帝也反高平根系於魏徐廣曰紀年云魏哀王四年改陽曰河雍向曰高平

根系一作權系一作平系正義曰返還也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四十里紀年云魏哀王改向曰高平也根系未詳兩邑魏地也反至分先俞

於趙徐廣曰一作王公至音胡鼎反○爾雅曰西俞鴈門是也○正義曰至音邢分字誤當作山字耳括地志云勾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四十里俞音成郭注云

西俞即鴈門山也按西先聲相近蓋陘山西俞一山之地並在代州鴈門縣皆趙地也齊之事王宜為上倭索隱曰倭猶行也而

今乃抵臯正義曰謂共秦伐齊也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

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

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

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

遇廉頗將攻齊昔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昔陽故城一名陽城在并州樂平縣東春秋釋地名云昔陽服國所都也樂平城治縣東昔陽城服姓白狄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正義曰括地志

別種也樂平縣城漢治縣城也取之杜預曰樂平治縣有昔陽城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

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正義曰地理志云石城縣在并州石城縣括地志云石城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王再

之衛東陽決河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陽故城在貝州歷亭縣界按東陽先屬衛今屬趙河歷貝州南東北流過河南岸即魏地也故言王再之

衛東陽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再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

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

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

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

玉所出曰崑崙

遺張洲曰此段言

齊之兵力足以制

秦而庇趙以見齊

之當與是以利誘

之正言齊不當伐

光緒曰二必字

與不敢自必相

呼應更與上文

必出於此必至

於此二必字昭

看利害自明

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澠池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二里按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南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

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正義曰音祈傳云伐齊幾幾拔之又戰國策云秦敗閼與及攻魏幾按幾邑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

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魏取之正義曰音祈傳云伐齊幾幾拔之又戰國策云秦二十五五年燕周將攻

房子徐廣曰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與魏共擊

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正義曰今營州也索隱曰蓋

故取之也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戰國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河水出大滌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邑故

罷城北九門大城正義曰恒州九門縣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正義曰上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索隱曰樂資云其王即惠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正義曰上

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為馬服君正義曰因馬服山為號也成王孝成王元年徐廣曰平原君相也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

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正義曰長安君者兵乃出索隱曰孔衍云長安君惠文后之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

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索隱曰東晉云趙惠文王子何者

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晉猶須也穀梁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

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

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索隱曰東晉云趙惠文王子何者

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

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

王維慎曰此一段敘事如身于其時者安得不動入且

楊循吉曰左師觸龍言長安君為質損去戰國數字便高

余有丁曰按此是惠文王后吳姓已前主父死求說近

是增黃洪憲曰說死云築費為天子富

有天下而左師觸龍者諛諛不正苟

子云曹觸龍之於此左師觸龍是有二觸龍二諛而一

忠又二觸龍俱為左師亦奇事也。董份曰不以少子不足以發問開端最妙。按媼字春秋俱作太后。增茅坤曰愛燕后語微詞諷諫不激不隨卒能有濟宜矣。唐順之曰新侯說德宗無廢太子亦得此意。鮑彪曰觸龍諫毅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天強諫於廷怒罵丁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許應元曰程子釋易納約自庸曰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之故其聽也如響謂張良招四皓亦然。

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

按戰國策載燕太后不肯以少子質齊，因陳翠愛少子之說而許與趙太后愛少子事相類。

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

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海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鄒邑也。○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爾時屬燕國也。

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徐廣曰：「一作人。」拔之。又攻韓注人。括地志云：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十五里，蓋是其地也。拔之。一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袷之衣。正義曰：杜預云：偏，左右異色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袷，衣背縫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袷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

陸粲曰：馮亭嫁禍于趙而趙約識之。其君臣和之。增陳懿典曰：秦之可餌上黨不可受。趙豹虞卿類能言之。而未有為韓趙諸國畫百年長計者。王之不聽姑置勿論。長平之役不

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

增補史記平本

趙世家

增補史記平本

卷四十三

增補史記平本

趙世家

增補史記平本

二十一

增補史記平本

鳳文館藏

使廉頗而使趙括
卒墮應侯反問之
計其愚不尤甚于
聽馮亭之狙詐哉
人言長平之敗不
獨馮亭狙詐之罪
平原君實為之愚
則曰邯鄲之愚不
在平原之聽馮亭
而在趙王之用趙
括
補方苞曰牛田則
地利盡水通糧則
輸挽便能蠶食隣
國者乘上乘戰有
兼人之勇者裂國
中上地以予之則
士皆用命故曰其
政行不可與為難
也
按上乘倍戰皆
指韓
陳沂曰君臣同聲
得禍宜矣孰謂趙
勝之果賢乎
鮑彪曰平陽嫁禍

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
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
勞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疆
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徐廣曰一無是字○正
義曰秦蠶食韓氏國中
斷不通夫牛耕田種穀至秋則收之成熟之義也
言秦伐韓上黨勝有日矣若牛田之必冀收穫矣
水通糧正義曰秦從渭水漕糧東
入河洛軍擊韓上黨也
食上乘倍戰者正義曰乘承證反蠶食桑葉漸進必盡也司馬法云百畝為夫夫三為
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車車一乘七十二人也上乘天
下第一也倍戰力攻也韓國四
戰之地軍士慣習倍於餘國
裂上國之地正義曰上國秦地也言韓上黨之地以列
為秦國之地其政已行趙不可與秦作難
必莫受馮亭
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
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正義曰馮
亭將十七
邑入趙若幣帛之
見遺此大利也
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
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
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
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二封太守正義曰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
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衍字也

之言豈不易曉而
孝成怒之昏于利
也勝禹入而順旨
以濟其欲不幾于
一言而喪邦歟故
為邦者以遠倭為
急
凌約言曰鄙國策
中太守凡五言之
決非衍當時已有
此稱矣
洪邁曰秦以白起
易王齧而趙乃以
括代廉頗不待于
戰而勝負之形見
矣

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
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王守
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王令不義二矣賣王地而
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
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
馮劫皆為秦將相馮漢與馮唐即代相之子也上黨記云馮亭家在壺關城西五里
廉頗
將軍軍長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
縣西三十一里即白起敗括於長平處
七年廉頗免而趙括
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
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在九年
武垣
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眾反燕地徐廣曰河間有武垣縣本屬涿郡○正義
曰武垣此時屬趙與燕接
境故云率燕眾反燕地也
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正義曰括地志云
靈丘蔚州理縣也
八年
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正義曰魏公子
傳云趙王以鄣
為公子湯沐邑年表云九年公子
無忌救邯鄲圍在九年其文錯誤
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一
作壯○正
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

義曰壯字誤當作城括地志云昌城故城在
冀州信都縣西北五里此時屬趙故攻之也

信梁軍破之

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索隱曰信梁秦將也。○正義曰信梁蓋王鮪相州理縣也。年表云韓魏楚救趙新中軍秦兵罷是也。 號也。秦本紀云昭襄王五十年王鮪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今

太子死

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天子乎。○索隱曰趙太子也。史失名。 而秦攻

西周拔之。徒父祺出

索隱曰徒父趙大夫名祺。○正義曰趙見秦拔西周故令徒父祺將兵出境也。 十一年城元氏

十二年邯鄲屠燒

徐廣曰屠廐之名音膾也。○索隱曰屠積藜藿之處為火所燒也。 十四年平原君趙勝

死

索隱曰年表在十五年。○正義曰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地名或曰尉官。

驩以五百金為趙王酒

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眾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一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卿秦將而攻代。

廉頗圍燕

以樂乘為武襄君。○正義曰襄舉也。上也。言樂乘功最高也。 十七年假相大將

武襄君攻燕圍其國

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

攻燕

徐廣曰代郡有延陵縣。秦拔我榆次二十七城。○徐廣曰在太原。 十九年趙與燕

易土

索隱曰音亦謂與燕換易縣也。以龍兌。○正義曰括地志云北新城故城在易州遂南城縣西南二十里按遂城縣西南二十五里有龍山邢子勵趙記云龍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出東秋風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不相奪倫蓋謂龍兌也。 汾門

嶺三源奇發同瀉一澗流至北平縣東南歷石門中俗謂之龍門水經

其間奔激南出解石城并蓋汾字誤也。遂城及永樂安新城縣地也。臨樂。○徐廣曰方城有括地志云臨鄉故城在幽州固安六十七里也。與燕燕以葛武陽。○徐廣曰葛城在高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又名西河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正義曰括地志云

平舒

徐廣曰平舒在代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平舒城在蔚州靈丘縣北九十三里也。 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

立秦拔我晉陽

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正義曰括地志云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應劭云繁水之北故曰繁陽也。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

走廉頗入魏

子偃立是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徐廣曰一作備。○正義曰平邑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相州汾陰縣西五十八里。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正義曰平邑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相州汾陰縣西五十八里。屬魏欲渡黃河作道相通遂不成也。 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

按泄鈞為春平君說秦遣歸春平君春平君者趙太子也

茅坤曰是時從已解而麗煖何以能率趙楚魏燕之師以攻秦

安平○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遂城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時二邑屬燕趙使李牧拔之也

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正義曰泄鈞人姓名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

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

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知遣春平君而

留平都正義曰輿地理志云平都縣在今新興郡與陽周縣相近也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

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年表云太子從質秦歸城韓

皇二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

師攻秦最徐廣曰在新豐不拔移攻齊取饒安徐廣曰在渤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

齊戰國時屬趙音邱趙將姓名慶舍將東陽正義曰屬貝州在河北岸也

河外師守河梁正義曰河外河南岸魏州地也河梁橋也六年封長安君以饒正義曰即饒陽也瀛州饒陽縣

東二十里饒陽故城漢縣也明長安是號也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正義曰按燕無狸陽疑狸字誤當作

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漁陽郡城也按趙東界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城

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

間又年表曰拔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云滑

關與鄴九城

王丹生悼襄王假假生今王遷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論○索隱曰徐廣云王遷無論今惟此獨稱幽繆王者蓋秦滅趙之後人臣竊追諡之太史公或別有所見而記之也

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表云秦敗我平陽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二年

秦攻赤麗宜安正義曰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恒州豪城縣西南二十里也李牧率師與戰肥下正義曰

云肥纍故城在恒州豪城縣西北里春秋時肥子國白狄別種也却之封牧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正義

曰上音麥又音盤又作蒲括地志云蒲吾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

樂徐以西徐廣曰徐一作徐北至平陰正義曰樂徐在晉州平陰在汾也臺屋牆垣大半壞地

圻東西百二十步正義曰其圻溝見在亦在晉汾二州之界也六年大飢民譎言曰趙為

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

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

趙忽軍破顏聚去以王遷降正義曰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作山水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

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也八年十月邯鄲為秦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徐廣曰列女傳曰邯鄲之倡也嬖於

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長將

將趙宗以覆蓋罪

凌約言曰敘事簡明而秦之強趙之弱道將之良否具見矣

唐順之曰太史公論趙世家獨及王遷者以遷信讒誅將趙宗以覆蓋罪

之也。太史凡于美刺，但揭其要者，此始一端耳。吳寬曰：足上意，以見大夫之不能忘情於適子而悼衰王之變淫，遷之無行，足以亡其國，垂戒深矣。

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匹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索隱：述贊曰：趙氏之世，與秦同祖。周穆平徐乃封造父，帶始事晉，夙初有土，岸賈矯誅韓厥，立武實符臨代卒，居伯魯簡夢，翟犬靈歌，處女胡服，雖強建立，非所願，故不用王遷，囚虜蘇子古史曰：趙於戰國強也，非大失計，未遠亡也。孝成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秦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肯救趙，三失矣。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二終

巖谷修
岡千仞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四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昆山歸有光評點
桐城方苞增評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索隱曰：左傳富辰說文王之子十六國有畢原，豐鄆言畢公是

文王之子，此云與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文王庶子。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杜預曰：畢在長

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

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正義曰：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

五里。鄭玄詩譜云：魏姬姓之國。武王伐紂而封焉。為大夫。卜偃曰：索隱曰：晉掌卜大夫郭偃也。畢萬之後必大

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

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眾。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

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

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

魏。氏生武子。索隱曰：左傳武子名犇，系本云畢萬生武季，武季生魏武子。魏武子以魏諸

茅坤曰：佐晉文之伯者魏武子也。佐晉悼之伯者魏絳也。及文侯則浸浸乎賢君矣。然師事卜子夏及段干木，孔伋與吳起輩，何以故事業充闡已而未造得一公子，无息然卒為讒言所間，不得任國政，而魏隨以亾悲夫。

補方苞曰：周官諸子掌國子之倅宗

伯掌三族之別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大晉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則公卿大夫之適子皆可稱諸子下云今武子襲魏後則此諸子之稱言非適也

柳宗元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為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公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索隱曰系水云武仲生莊子絳無悼子又系水居篇曰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宋忠曰霍地名義曰晉州霍邑縣漢縣也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本春秋時霍伯國也生魏絳

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二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索隱曰左傳云楊干僇楊干之僕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

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

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州夏縣安邑故城是魏絳卒諡為昭

子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索隱曰系本錯一也居篇又曰昭子徙安邑亦與此文同生魏羸羸生魏獻子索隱曰系本云獻子名茶茶莊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

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

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索隱曰簡子趙鞅文子荀寅獻子范士鞅其後十四歲而

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

行氏魏獻子生魏侈索隱曰侈他本亦作哆蓋哆字誤而代數錯也系本獻子生簡子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索隱曰系

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索隱曰系本武子名嘉章康子之子桓子名嘉襄子之子六年城

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

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

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

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

按戰國策云智伯索地於魏桓子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矣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桓子乃予之邑智伯因索蔡鼻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于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按說苑云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之故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

智括地志云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云解縣有智城蓋謂此也

曰世本云斯也○索隱曰系本桓子生文侯斯其傳云孺子其是魏駒之子與此系代亦不同也

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

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

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

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

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

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

行得而友之自

吾友子方也君

臣益親百姓益

附吾是以得友

士之功我欲伐

中山吾以武下

樂羊三年而中

山為獻于我我

是以得有武之

功吾所以不小

進于此者吾未

見以智驕我者

也若得以智驕

我者豈不及古

之人乎

田汝成曰卜子夏

田子方段干木在

魏文侯時風致不

同孔子之學行于

世者僅有此耳

王維楨曰魏在

春秋為小國秦視

滅魏若搏豚鼠耳

然竟文侯之身不

敢兵魏者則段干

木在焉文侯嘗欲

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憚而去西攻秦

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正義曰雒漆沮水也城在水南郟陽水之北括地志云郟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雒陰在同州西也

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陽狐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二十里也

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營索隱曰營音乙耕反擊武侯名文侯受子夏

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間未嘗不軾也正義曰過先卧及文侯軾于木間也皇甫謚高士傳云木管人也守道不仕魏

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墻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間而軾其僕曰君何軾曰段干木

賢者也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安得勿軾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

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身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

倦不敢息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阻而為文侯師呂氏春秋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

敢息及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秦嘗欲伐

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

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曰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為河內○正義曰古帝

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即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云也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

則璜徐廣曰文侯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

臣在關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

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

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

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

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

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

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

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

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

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

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

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

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

相干木矣干木不

肯勉乃曰造館而

請事焉秦將攻魏

諫者曰夫魏不可

攻也段干木賢者

也而魏禮之尚可

以如兵乎秦遂駭

兵不行夫不就祿

位非潔乎跌坐高

談今所居之邦不

危非才乎故曰干

木石隱

淮南子云西門

豹治鄴履無積粟

府無儲錢庫先甲

兵官無計會人數

言其過於文侯文

侯身行其縣果若

人言文侯曰翟璜

任子治鄴而大亂

子能道則可不能

將加誅於子西門

豹曰臣聞王主富

民伯主富武公國

富庫今王欲為伯

王者也臣故稽積

增補史記

平水

魏世家

三

鳳文館藏

於民君以為不然
臣請升城鼓之一
鼓甲兵粟米可立
具也於是乃升城
鼓之一鼓民被甲
括矢操兵登而出
再鼓負輦粟而至
文侯曰罷之西門
豹曰與民約信非
一日之積也一舉
而欺之後不可復
用也燕嘗侵魏八
城臣請北擊之以
復復地遂舉兵擊
陳沂曰惟李克再
述對文侯之言意
完而文自鄭重
按定相雖有五
然克之所以語
文侯與文侯之
所以得於克只
達視其所舉一
句

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陵于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
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遂巡再拜曰
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六年魏山崩雍河徐廣曰在陝西
酸棗敗秦于注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酸棗在陝州陝縣西二里臨黃河今臨河有岡阜似是魏山之餘也三十二年伐鄭城
取我襄陵徐廣曰今在河南平陽縣也三十八年秦侵我陰晉徐廣曰今之華陰○索隱曰陰晉秦本
紀云惠王六年魏納陰晉更名曰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正義曰括地志云武下在武城一名武之
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不同也又系本敬侯名章
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
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也○索隱曰紀年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王垣徐廣云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漢垣縣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
七年伐齊至桑丘正義曰年表云齊伐燕取桑丘故魏救燕伐齊至桑丘也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界也九年
翟敗我于澮索隱曰澮音古外反于澮於澮水之側○正義曰括地志云澮高山又云澮山在絳州翼城縣東北二十五里澮水出北山也使吳

魏文侯名過于
桓公而功不及
五伯何也白圭
曰文侯師子夏
友田子方敬段
干木此名之所
以過于桓公也
卜相則曰成與
不及五伯也以
私愛妨公舉在
職者不堪其重
故功廢然而名
號顯榮者三士
切之也如相三
士則王功成豈
特霸哉
王世貞曰春秋
之罪吳楚也不以
夷故以王也如秉
禮而翼周吾將從
之矣六雄之自王
則梁惠始也故梁
惠者魁叛而浮夷
者也

起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在蔚州縣也時屬齊故三晉伐之也齊威王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齊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
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
年敗趙北蘭正義曰在石州趙之西北屬趙故云趙北蘭也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正義曰今汝州魯山縣也
武侯卒索隱曰紀年云武侯二十六年卒子營立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
子營與公中緩爭為太子正義曰中音仲公孫頎自宋入趙索隱曰頎音祁紀年云武侯元年封
魏大夫王錯出奔韓也魏大夫王錯出奔韓也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徐廣曰除一作陪○正義曰按除除魏營及王錯也
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拜兵以伐魏戰
于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索隱曰系本云成侯名種魏氏大敗魏君為趙謂韓曰除魏君
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
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
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

國皆不解疑有誤

揚慎曰書韓趙伐魏既敘其事而斷論子後左氏法也

國不分者。一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

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索隱曰。此蓋古人之言。及俗說故云。故曰。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

趙于懷。二年。齊敗我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年表曰。伐魏取觀。今之備請獻觀以和解。正義曰。觀音館。魏州觀城縣古觀國。國語云。啓有五觀。註云。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

曰。拾地志云。宅陽故城。一名北宅。在鄭州榮陽縣東南十七里也。武堵為秦所敗。徐廣曰。秦年表曰。敗韓魏洛陰。六年。伐取

宋儀臺。徐廣曰。一作義臺。索隱曰。表亦作義臺。然義臺見莊子。司馬彪亦曰。臺名郭象云。義臺。靈臺也。九年。伐敗韓于澮。與

秦戰小梁。虜我將公孫痤。徐廣曰。年表云。虜我太子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

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

鄆。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索隱曰。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皆在十四年。鄭釐侯者。韓昭侯也。韓哀侯滅鄭而

從都之遂。改號曰鄭。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

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

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

城塞固陽。正義曰。塞先代及拾地志云。固陽縣漢舊縣也。在銀州銀城縣。果按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達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

會等州。桐音固。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漳水名。漳水出洛州武安縣三門山也。二

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也。二十八年。齊威

王卒。中山君相魏。索隱曰。魏文侯滅中山。使子擊守之。後尋復國。至是始令相魏。其中山後又為趙所滅也。三十年。魏伐

趙。正義曰。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此文誤耳。魏伐趙。趙請救齊。齊使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乃在十八年也。趙告急齊。齊宣王用

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

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駟案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州。雅丘縣界。本屬外黃。即太子申見徐子之地也。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

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正義曰。莒密州縣也。在齊東南。言從西破齊。并至莒地。則齊土盡矣。

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玉。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

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

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眾。正義曰。啜。窄悅反。汁。入及冀。功勳者眾也。

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

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徐廣曰。在元城。索隱曰。按紀年云。二十八年。與齊田盼戰于馬陵。又上二年。魏敗韓馬陵。十八年。

鮑彪曰。此申生伐泉落之例。晉國之覆轍也。里克之諫惠王。非忘之而忍為之。故孟子謂之不仁。

按國策謂彼利太子之攻戰而欲滿其意者眾。

齊戰國策曰。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

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怨之至死不忿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伯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半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入而合其圖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能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齊願臣畜而朝田

趙又敗魏桂陵桂陵與馬陵異處○正義曰虞喜志林云馬陵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按龐涓敗卽此也徐說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龐涓敗非北地也田完世家云宣王二年魏伐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韓氏請於齊齊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趙韓已擊魏大破之馬陵被南梁在汝州又此傳云太子爲上將軍過外黃又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按孫子滅龐涓三日行至馬陵遂殺龐涓龐涓太子申大破魏軍營當如虞喜之說從汴州外黃退至濮州東北六十里是也然趙韓共擊魏國於南梁韓齊講救於齊齊師走大梁敗魏馬陵豈合更渡河北至魏州元城哉徐說定非也 齊虜

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二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索隱曰紀年云

二十七年五月齊田盼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秦將商君詐我將軍

公孫臏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

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徐廣曰今浚儀駟冢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索隱曰紀年以爲惠王九年蓋誤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魏之都也畢萬十葉徙大梁按今汴州浚儀也以公子赫爲太子二十二年秦孝公

空商君以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劉熙曰叟長老

學許諾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楊慎曰此段約孟子之文則拙矣

之稱依結 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二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索隱曰紀年云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未卒也子襄王立索隱曰系本襄王名嗣

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徐廣曰今薛縣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徐廣曰二年伐

趙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雕陰故縣在鄆州洛交縣北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圍我焦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焦城在陝縣東北百步古號城中東北隅周同姓也曲沃故城在陝縣西南三十二里按今有

曲沃 予秦河西之地正義曰自華州北至同州六年與秦會應

應鄉也○正義曰應山陵反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

秦取我汾陰皮氏焦正義曰括地志云汾陰故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百八十步也魏伐楚敗之陘山徐廣曰在密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縣西南三十里

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正義曰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秦魏之上郡地也按丹鄭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上郡地魏

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

築長城界秦自華州鄭縣已北濱洛至慶州洛源縣自於山即東北至勝州固陽縣東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 秦降我蒲陽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

按京房易傳云 女子化為丈夫 茲為陽昌賤人 為王丈夫化為 女子 茲謂陰勝 厥告曰 一曰男 化為女 官刑監 也 女化為男 婦 政行也 增 宛委餘編云 女子化為丈夫者 漢末女子徐登化為 丈夫 有幻術 晉安 豐 女 周世寧 八歲 漸化為男 至十八 遂能御女 寧康初 江陵 女 唐氏 劉聰 時 內史 女 人 唐光 啓 二年 鄆縣 女子 宋 乾道 三年 永州 支氏 女 慶元 三年 袁州 黃念四 女 括 異志 廣州 蕭氏 女 大娘子 並化為男 丈夫 化為女子 者 華陽國志 武都 丈

相張儀會齧桑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二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

夫秦取我曲沃平周正義曰絳州桐鄉縣晉曲沃邑十三州志云古平周縣在汾州界休縣西五十里也十六年襄王

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索隱曰系本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蓋脫一代耳孔衍叙魏語亦有哀王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此文分惠王之歷以為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然則是紀哀王

元年五國共攻秦正義曰韓魏楚趙燕也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正義曰括地志秦昭王名疾居樗里故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秦昭王名疾居樗里故走犀首岸門徐廣曰樗里子名即公孫衍劉氏云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

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索隱曰政魏公子也與秦會臨晉七年

攻齊齊虜贅子於濮也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索隱曰紀年云八年翟章伐衛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正義曰如耳魏大夫姓名也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

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

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徐廣曰在上黨○正義曰關於連反與音預羊腸坂道在太行山南口懷州北口路州關與故城在路州及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

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驛衛不如以魏驛正義曰驛音釋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

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

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驛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

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驛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

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

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索隱曰章為魏將後又相秦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隱曰薛公田文也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索隱曰昭魚昭奚恤也蘇代曰然相者欲

夫化為女子蜀王 寵之至公國漢哀 帝建平中豫章男 子化為女嫁人生 二子建安七年越 雋男子劉曜時武 功男子蘇撫陝男 子伍長平並化為 女 洪景虛謂為釋 証南渡後有之不 為矣并記于此 按如耳之能魏 兵即刪通說武 信君矣范今之 故術也

余有丁曰按國策 是哀王時事太子 當是昭王索隱解 誤

楊慎曰先假為說
梁王之詞俗載而
于其說梁王也則
但曰以此告之此
省文也與前李克
對翟璜之文異

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
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
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
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
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
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疆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
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
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
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
蒲反陽晉封陵索隱曰紀年作晉陽封谷○正義曰陽晉當作晉陽也史文誤括地志
云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二十五里表云魏哀王十六
年秦杜陽晉陽即此城也封陵亦在蒲
州按陽晉故城在曹州解在蘇秦傳也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示我蒲反十
八年與秦伐楚徐廣曰二十年
與齊王會于韓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徐
廣曰二十三年秦復示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索隱曰汲冢紀
絕一曰

按國策匡卯詐
以鄴事趙今閉
關絕秦秦趙大
惡趙王恐魏承
秦之怒割五城
以合于魏而支
秦
鮑彪曰此馮亭上
黨之事也惠文失
之于魏孝成失之
于韓雖所喪敗而
多寡之差其貪而
不明真父子也

十年昭王三年喪索隱曰系本
昭王名趙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
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
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索隱曰言卯以
智詐見重於魏七年
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
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正義曰年表及括地志
云曲陽故城在懷州濟
源縣西十里新垣近曲
陽未詳端的所之處也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
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正義曰
即王城
也令河南郡城也十三年秦拔我安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城故城
豫州汝陵縣東南七十一里兵到大梁去
徐廣曰十四年大水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
安釐王名圍索隱曰系本
安釐王名圍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
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
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子秦南陽
以和徐廣曰
在修武蘇代謂魏王曰欲重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

按蘇代戰國策
作孫臣

楊慎曰兩无奈寡人何言有輕重

使欲地者制レ重レ使欲重者制レ地レ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己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レ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正義曰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鄆丘徐廣曰鄆一作廩丘又作邢丘鄆丘今為宋公縣○索隱曰鄆七系及又音妻○正義曰鄆十私反又音妻地理志云汝南郡新鄆縣應劭曰秦伐魏取鄆丘漢興為新鄆章帝封殷後更名宋也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氏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氏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對曰索隱曰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作伏琴而韓子作推琴說苑作伏琴五文各不同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

王維楨曰引知氏首末以悟秦王敘述委切警動人心

楊慎曰告君述古人事而以今之事比而斷之如子胥諫吳王引有過氏滅夏后氏之類皆用此法

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晉水源出并州晉陽縣西懸壘山山海經云懸壘之山晉水出焉東南流注汾水昔趙襄子堡晉陽智氏防山以水灌之不沒者三版其潰乘高西注入晉陽城以周漑灌東南出城注於汾陽也不堪者三版知伯行水魏相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囚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州夏縣本魏都絳水可以灌平陽正義曰平陽晉州本韓都也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揚波注縣積壑二十許丈望之極為奇觀矣按引此灌平陽城也魏相子御韓康子履魏相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索隱曰易音以鼓反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索隱曰按睢字音七余反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茫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

茅坤曰唐睢之說中情事

按戰國策范座獻書魏王曰夫殺无罪范座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便也又遺其相信陵君書云

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索隱曰與謂許與今為親而結和也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太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座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范座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索隱曰危蓋昇屋以避兵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座市不如以生座市有如座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座魏王曰善范因上書信陵君曰范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范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

按淫言冀趙之欲此有以深中

以信陵言于王而免之

按无忌戰國策

作未已

吳寬曰信陵君說

魏土无親秦且料

秦必滅六國乃休

可謂先覺之賢者

矣

茅坤曰千年以來

絕調之文絕世之

筆

真德秀曰此書于

魏之情狀與當時

形勢利害若指諸

掌而文特奇妙可

為論事之法

揚慎曰伐韓益近

秦患一篇主意

呂祖謙曰按韓世

家不載其事必是

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亾乎韓亾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索隱曰戰國策亦作鄰字俗本或作鄰非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亾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索隱曰復音扶富反謂前年秦韓相攻閼與而趙奪秦軍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金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索隱曰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從秦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內是東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令江夏鄢縣冥音音○正義曰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道涉

道

行

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

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令江夏鄢縣

冥音音○正義曰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道涉

道

東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

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令江夏鄢縣

冥音音○正義曰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道涉

道

東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

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令江夏鄢縣

冥音音○正義曰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道涉

道

東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

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令江夏鄢縣

冥音音○正義曰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道涉

道

東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

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令江夏鄢縣

按何也以下指谷西道河外東道從襄斜入梁州即東南至申州攻石城山險阨之塞也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真阨即此山上有石故城注水經云或言在鄆指此山也呂氏春秋云九塞此其一也

若道河外倍大梁正義曰從河外出函谷關歷同州南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右蔡左召陵徐廣曰一無左字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正義曰衛齊皆在韓趙魏之東故秦不伐也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

有懷茅邢丘徐廣曰在脩武縣有茅亭邢丘在平泉○正義曰茅卯包反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故懷城本周邑後屬晉左傳云周與鄭人蘇忿生十二邑其一曰懷茅括地志云在懷州獲嘉縣東北二十五里也獲嘉古脩武也括地志云平泉故城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本邢丘邑也以其在河之臯地也

城坳津以臨河內索隱曰戰國策云邢丘安城此少安字坳津在河北坳音九毀反○正義曰坳音里杜預云汲郡城河內其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索隱曰汲亦作汲汲及汲皆縣名俱屬河內

有鄭地得垣雍徐廣曰成臯築陽亦屬鄭垣雍城在卷縣卷屬魏也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垣城也言韓亡之後秦有鄭地得垣雍城從焚澤決溝歷淮灌大梁是也決焚澤水灌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有安陵郡征羌有安陵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陽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也

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縣昆陽與武陽鄰正義曰括地志云葉陽今許州葉縣也昆陽故城在許州葉縣北二里聽使者之惡之索隱曰聽平聲使去聲隨安陵氏而亡之正義曰隨猶聽也無忌說言使者惡安陵氏亦聽秦亡安陵氏然繞舞陽之北

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正義曰南國今許州許昌縣南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又云河南縣縣有注城○正義曰河西同州也晉國都絳州魏都安邑皆在河東去大梁有千里也

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徐廣曰林鄉在宛縣○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裴林在大梁之西北徐廣云在宛縣非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城縣東三里周禮云豫州敷田曰圃田也

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一城縣東三里周禮云豫州敷田曰圃田也○索隱曰圃田圃田圃田鄭義屬魏戰國策作圃田圃田圃田鄭義屬魏戰國策作圃田

焚句陽有垂亭○索隱曰文臺臺名列士傳曰隱陵君施酒文臺也垂地名有廟曰都林木並魏臺邑名○正義曰隨許規反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冤句縣西北六十五里也

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正義曰陶曹州定陶也衛卽宋

增補史記平本 卷四十四 魏世家 十一 鳳文館藏

按安陵魏人不欲攻韓與群臣異故惡之補方苞曰言過計而惡安陵氏於秦也隨安陵氏而亡之者隨以兵也按誅國策作許余有丁曰周紀註南國江漢之間又曰南陽也詳此時屬韓董份曰氣勢激盪論韓未亡而魏且困於秦兵如此按從林鄉軍言自秦伐林鄉以來以至於今也

州楚丘縣衛文公都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平或作乎字史記齊闕止作監字闕在東平須昌縣所囚於秦

者山南山北正義曰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鄆州屬韓汝州屬魏華山之北同華銀終並魏地也河外河內正義曰謂蒲州以東至懷衛也大縣數十徐廣曰一作百名都數百徐廣曰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

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

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

也索隱曰從音足松反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二年秦撓之以講

識不聽索隱曰撓音苦孝反謂韓被秦之兵撓擾已經三年云投質於趙請為

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囚天下

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索隱曰從是松反從事謂合從事王也戰國策

亦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索隱曰言韓以質子入趙則趙挾韓質而親韓也以存韓而

求故地韓必效之索隱曰效猶致也謂致故地於趙也○正義曰無忌今魏王速受楚趙之從趙楚挾持韓之質以存韓而魏以求地韓必效之勝於

與秦伐韓又與秦隣之禍殃也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

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

按異日以下直說韓囚則魏受秦之禍必烈楊慎曰撓之以講謂以求地撓撓之也

按鴈行言以水進詳韓世家

按是故以下緣說從楚趙以存韓則韓以為利

呂祖謙曰信陵君之言深切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王能用其計斜率楚趙竭力以助韓則韓不至於失上黨趙不至於敗長平六國亦不至為秦所吞矣謀既不流落於外六國垂以魏始再用之猶能收合諸侯折強秦之鋒若用之於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雌雄之勢未可量也

又曰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蚕食其地使與魏國中絕故信陵君勸魏假道使韓得上黨往來豈專為韓而已哉韓不失上黨則二晉之勢猶完也

韓上黨於其甯徐廣曰朝歌有甯鄉○正義曰共衛州共城縣甯懷州脩武縣本殷之甯邑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脩武今魏開通共甯之道使韓上黨得直路而行也

使道安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安城在鄭州原武縣東南二十里時屬魏也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

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

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正義曰括地志云魏德故城一名晉鄙城在衛縣西北五十里即公子無忌矯奪晉鄙兵故名魏德

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

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騫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

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曰索隱曰戰國策作蘇秦為公子增謂秦王公孫喜固謂魏相

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衍也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

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

於齊韓秦乃止增二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

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生景湣王也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

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

曰衛徙僕陽徙野王。二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行。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

垣地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十五年景湣王卒于

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年新鄭反

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列女傳曰秦殺假遂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口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

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

國削弱至於此余以為不然天方今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

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索隱曰譙周云以予所聞所謂國之云此者有賢者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况秦虎狼乎

索隱述贊曰畢公之苗因國為姓大名始賞益數自正胤裔繁昌世載忠正楊于就戮智氏奔命文始建族武實疆盛大梁東徙長安北偵卯既無功卯亦外聘王假削弱虜於秦

蘇子古史曰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段干木被服儒者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

劉知幾曰太史公論魏之亡而歸之于天予以為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為主

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西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于武侯稍已侵暴鄰國至孫惠王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四 終

巖谷脩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五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崑山歸有光評點 桐城方苞增評

韓世家第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正義曰：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地縣西南八里，又韓城在縣南十八里，故曰韓武子。

茅坤曰：三晉中韓為弱，而世家所撰次本末亦无可覽睹處。

註原上一本有韓字。

武子之子然，詩稱韓侯，出祖，則是有韓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封於原，曰韓武子。則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又封之於韓原，即今之馮翊韓城是也。然按系本及左傳舊說，皆謂韓萬是曲沃桓叔之子，即是晉之支庶。又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起再拜謝曰：自桓叔已下，嘉吾子之賜，亦言桓叔是韓之祖也。今以韓侯之後別有桓叔，非關曲沃之桓叔，如此則與太史公之意亦有違耳。

武子後二世有韓厥。索隱曰：系本云：萬生，厥伯，厥伯，生定伯，簡簡生，與與生，獻子厥。從封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

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囚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而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

一年，厥與卻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于鞍。正義曰：音安，括地志云：故鞍城，今俗

名馬鞍城，在濟州平陰縣十里。

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

晉。邵寶曰：厥知武久矣，局不特言景公。

陸深曰：此段敘事簡而該，參看趙世家可見。

而必待病且卜神
深哉乎機非智者
不足以及此乎嘗
謂聖也存也蓄九
地厥也雷九天暫
非雷不起雷非時
不鳴深哉乎機非
時者不足以及此
按此世家相傳
俱言代至為侯
時則曰立
按此數語凡六
七見

按風俗通云韓
厥因卜者之繇

陳成季之功紹
趙氏之孤建程
嬰之義為晉名
卿寔天所相其
四代始與趙魏
俱得列為諸侯
矣

光緒曰按戰國
策云魏之圍邯
鄲也申不害始
合於韓王然未
知王之所欲也
恐言而未必中
於王也王問申
子曰吾誰與而
可對曰此安危
之要國家之大

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崇。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索隱曰：宣子名起。州今在河內。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州武德縣本周司寇蘇忿生之州邑也。晉

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貞子徙居平陽。索隱曰：系本作平。子名頃。宣子子也。又云：景子居平陽。平陽在山西。宋忠曰：今河東平陽縣。○正義曰：平陽晉州城是。貞子卒。子簡

子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索隱曰：按系本有簡子名。不信莊子名。庚趙系家亦有簡子名。不佞也。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索隱曰：康子名虎。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

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索隱曰：武子名啓章。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索隱曰：紀年及世本皆作景子名慶。景侯慶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

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曰：系本作武侯也。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索隱曰：戰國策作殺韓傀。高誘曰：韓傀俠累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隱曰：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是歲魏

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也。此時屬燕也。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曰：紀年魏武侯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弒

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也。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正義曰：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正義曰：在鄭州也。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雨三月也。○正義曰：澮。古外反。在陵州澮水之上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

黃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宋。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正義曰：東周河南鞏縣。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

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曰：系本作武侯也。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索隱曰：戰國策作殺韓傀。高誘曰：韓傀俠累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隱曰：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是歲魏

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也。此時屬燕也。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曰：紀年魏武侯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弒

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也。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正義曰：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正義曰：在鄭州也。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雨三月也。○正義曰：澮。古外反。在陵州澮水之上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

黃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宋。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正義曰：東周河南鞏縣。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

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曰：系本作武侯也。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索隱曰：戰國策作殺韓傀。高誘曰：韓傀俠累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隱曰：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是歲魏

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也。此時屬燕也。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曰：紀年魏武侯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弒

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也。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正義曰：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正義曰：在鄭州也。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雨三月也。○正義曰：澮。古外反。在陵州澮水之上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

黃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宋。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正義曰：東周河南鞏縣。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

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曰：系本作武侯也。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索隱曰：戰國策作殺韓傀。高誘曰：韓傀俠累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隱曰：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是歲魏

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也。此時屬燕也。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曰：紀年魏武侯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弒

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也。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正義曰：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正義曰：在鄭州也。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雨三月也。○正義曰：澮。古外反。在陵州澮水之上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

黃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宋。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正義曰：東周河南鞏縣。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

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曰：系本作武侯也。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索隱曰：戰國策作殺韓傀。高誘曰：韓傀俠累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隱曰：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是歲魏

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也。此時屬燕也。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曰：紀年魏武侯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弒

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也。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正義曰：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正義曰：在鄭州也。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雨三月也。○正義曰：澮。古外反。在陵州澮水之上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

黃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宋。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正義曰：東周河南鞏縣。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

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曰：系本作武侯也。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索隱曰：戰國策作殺韓傀。高誘曰：韓傀俠累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隱曰：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是歲魏

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也。此時屬燕也。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曰：紀年魏武侯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弒

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也。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正義曰：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正義曰：在鄭州也。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雨三月也。○正義曰：澮。古外反。在陵州澮水之上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

黃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宋。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正義曰：東周河南鞏縣。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

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電曰子皆辨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夫揣摩之術亦施之於君太史公所謂修術行道此可窺其概云按昭侯不郵民急則于天怒矣是以果不出門宜曰能以人事驗天心智哉

君悼公索隱曰姬亦作玆並音羊之反姬是韓大夫而王邵亦云不知悼公何君也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

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

宜曰曰許慎曰屈宜曰楚大夫在魏也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

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

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郵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紕舉身

徐廣曰時衰一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

索隱曰紀年鄭昭侯武歲次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

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爲宣惠王之年又上有

殺悼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諡則韓微小國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

敗我將韓舉索隱曰按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年云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又紀年云其敗當韓威王八年是不同也十一年君

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鄆徐廣曰賴川鄆陵縣音於乾反○正義曰今許州鄆陵縣西北

十五里有鄆陵故城是也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澤徐廣曰一云鯁

申差長社有濁澤○索隱曰脩魚地名鯁申差二將名鯁音瘦亦作鯁○正義曰按濁澤者蓋

誤當作觀澤年表云秦惠文王更元八年與韓戰斬首八萬韓宣惠王十六年秦敗我脩魚得

將軍申差魏哀王二年齊敗我觀澤趙武靈王九年與韓魏擊秦齊湣王七年敗魏世家云濁

澤定誤矣徐廣又云濁澤在長社不曉錯誤之甚括地志云觀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

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索隱曰公仲韓相國名後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

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

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索隱曰一謂名都也二謂使不伐韓而又與之伐楚也韓王曰善乃警公

仲之行索隱曰警戒也戰國策作傲亦同將西購於秦索隱曰戰國策作請講亦謀議與購求意通楚王聞之大

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

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

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

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

必德王也索隱曰言韓王信楚之救雖不能聽待楚救至折入於秦猶德於楚也必不爲雁行以來索隱曰言韓以楚必

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

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

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

按考要云行者行列也魏世家云投質于趙請爲天下雁行順刃蘇秦傳云使弱燕爲雁行而強秦散其後義與此同皆戰國策文也

鮑彪曰：二子皆備中之材也。宜惠休於其言，惑於重幣，雖有公仲之謀，固難入。至於非兄，非非素約而以虛名救我，此言豈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弗聽也。

按戰國策云：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也。索隱曰：徇從死也。言以死助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

也。王恃楚之虛谷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

夫輕欺疆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

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徐廣曰：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矣。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

與秦共攻楚。徐廣曰：圍景座也。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

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徐廣曰：一云周赧王六年，襄哀王二年。張儀死，赧王九年，襄哀王六年，秦昭王立。與秦武王會臨晉，其

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正義曰：拾地志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韓宜陽城也。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

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十一年，秦伐我，取穰。

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為太子。時蟣、虱質於楚。

蘇代謂韓咎曰：蟣、虱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索隱曰：方城楚之北境之外，謂北境之地也。○正義曰：拾地志云：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左傳云：楚大夫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徐廣曰：在陽翟。○正義曰：拾地志云：故雍氏城在洛州陽翟縣二十五里，故老云：黃帝臣雍父作柞白也。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

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皆云：楚圍雍氏。紀云：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圍莒，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以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之三年事。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

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正義曰：南鄭，漢州縣，藍田，雍州縣。秦王言或出雍州。

按蟣、虱國策作幾瑟。

余有丁曰：按國策云：請道于南鄭藍田。

田以入攻楚出矣 西南至鄭或出雍州東南麻蓋田出曉關俱繞楚北 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 子三川以待公殆 境以待韓使而東救雍氏如此遲緩近不合於楚矣 不合軍于南鄭矣

矣。索隱曰殆不 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 徐廣曰祖者宗之習之謂 也故智猶前時謀計也 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

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 猶俗云張到然戰 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 國策作勁強也 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

易與公相支也 索隱曰言楚陰知秦不為公 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 用亦必易與公相支拒也

施三川而歸 正義曰施猶設也三川各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則秦與韓駕御於楚 即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功行霸王之迹如威諸侯乃歸咸陽是也

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 正義曰楚乃塞南河四 關守之韓不能救三川 公不能救也竊

為公患之司馬庚 徐廣曰 二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 徐 曰昭魚楚相國索隱 曰戰國策謂之昭獻也 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 索隱曰劉氏云詐言昭魚來秦欲 得秦官之印璽收印取之義也

公仲忍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 正義曰 存韓之計而後知張儀為秦到 魏之計不如急以國合於齊楚 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

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 正義曰惡為故及公孫昧言公仲所惡者張儀到 魏之計雖以國合於齊楚其實猶不輕欺無秦也 其實

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 徐廣曰甘茂傳云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 言乃下師於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二萬敗楚襄城 殺景缺周本紀赧王八年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紀年於此亦

說楚入雍氏楚人敗然其時張儀已死十年矣○正義曰自此已上十二年並是楚後圍雍氏 赧王之十五年一段事也前注徐廣云楚圍雍氏之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三年事徐說非也 徐見下文云先身而後張儀及公之所惡者張儀也言張儀尚存楚又兩度圍 雍氏故生此前後之見甚誤也然是公孫昧却述張儀時事說韓相公仲耳 蘇代又謂

秦太后弟芊戎曰 徐廣曰號新城君○索隱曰芊 姓戎名秦宜太后弟號新城君 公叔伯嬰恐秦楚之

內蟣虱也 索隱曰戰國策公叔伯嬰與蟣虱及公子咎並是襄王子然伯嬰即太子嬰 前死故咎與蟣虱又爭立此取戰國策說伯嬰未立之前亦與蟣虱爭立故事 重而文 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 索隱曰今韓求楚更以別人為質以替蟣虱也○

韓求蟣虱入於韓楚不聽公叔伯嬰知秦楚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楚王聽入質子 相韓當云楚王不聽入質子於韓承前脫不字耳次下云知秦楚不以蟣虱為事重明脫不字

楚王聽入質子於韓 索隱曰質 子蟣虱也 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

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

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 索隱曰今芊戎救秦於楚索 韓所送質子令入之於秦也 楚不聽怨

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 正義曰言韓合齊魏以圍楚 楚必尊重芊戎以求秦救矣 公挾

按此韓皆指公 叔伯嬰為言

增補已巳平水 卷四十五 韓世家 五 鳳文館藏

搜此言楚不主 蟣虱則必入質 以此卜之

鮑彪曰先已所見 後儀之故智徐註 以為儀在之日而 云非也 按此言雖冷齊 楚圖國事耳秦 死辭怨之

按實類有約疑 秦楚約攻韓也 按先身後儀言 欲秦之救已而 不欲其動韓也 而歸咸陽 三川天子之都 設救韓之功于 按施猶設也張

茅坤曰時從人已散魏齊及韓何以有此

西周一小作兩周

披陳筮將變而佗從之語所以

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正義曰自此已前蘇代數計皆不成故韓竟立咎為太子也。韓立咎為太子。齊魏王來。正義曰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

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正義曰宛於元及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正義曰此武遂及上。武遂皆宜陽近地。十年

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十四年。與秦會西周間。二十一年。使暴載救魏。正義曰魏音指。

韓將為秦所敗。載走開封。二十二年。趙魏攻我華陽。正義曰司馬彪云華陽山名在密縣。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徐廣曰筮一作筮。索隱曰戰國策

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

激穰侯不敢不救也。故能八日而兵至。

變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

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正義曰陘音刑。秦拔陘城於汾水之旁。陘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正義曰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也。我上黨郡守以上黨

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正義曰韓上黨也。從太行山西北澤潞等州是也。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徐廣曰負黍在陽城。○正義曰古地名。云負黍在洛州陽城

西三十里也。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滎陽。二十六

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

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正義曰亡在秦始皇帝十七年。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

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觀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劉辰翁曰。獨重韓厥是也。韓有士乃厥起之。
趙恒曰。言韓氏未嘗有大功德於晉。而能與趙魏有

增補史記評林

評無
士十餘世者以其有成義之陰德也成程嬰之義句重二人之義精貫天地矣

索隱述贊曰韓氏之先實宗周武事微國小春秋無語後裔事晉韓原是處趙孤克立智伯可取既徙平陽又侵負黍景趙據侯惠文僭王秦敗脩魚魏會區鼠韓非雖使不禁狼虎
蘇子古史曰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與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為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余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公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獲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飢饉其報固當然哉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五 終

巖谷脩
岡千仞
石川為齋
同校

